

浪花

18

1967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出版

「浪花」添聘編輯啓事

本刊自革新以來，備受廣大讀者們熱烈歡迎，今爲適應革新之需要，編輯部經已擴充工作，致使原有之編輯不足應付，今特添聘編輯數名，以期更有效地貫徹本刊革新方針，凡有意應聘者，請來函開具履歷，並附作品一篇，寄交本刊編輯部，合意者將函約面試。

「浪花」出版社啟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

稿

約

- (一) 本刊歡迎任何「反映羣衆生活和指導羣衆生活」的各種體裁文藝作品。
- (二) 來稿請用橫寫稿紙抄寫。
-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同意的請先聲明。
- (四) 來稿如欲退回，請付來寫上姓名地址並貼足郵票的信封。
- (五)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和通訊地址，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 來稿發表後，酌奉薄酬，本刊仍有權再度採用出版專集。
- (七) 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部收。

社 應 供 文 語

忠誠為各界

- * 代編各種語文長期性刊物，尤以馬來語文為最歡迎。
- * 代編各種特刊，或專為刊物翻譯部份語文稿件。
- * 代編各種馬來語文教材或叢書。
- * 兼理語文翻譯工作。

星加坡：252, Jalan Besar, Singapore 8.

吉隆坡：162, Jalan Petaling, K. Lumpur.

「浪花」編輯部遷移啓事

本刊編輯部爲擴充工作，訂於七月一日起自吉隆坡惹蘭波蘭岸十五號原址遷至吉隆坡惹蘭波蘭岸四十九號B (49-B, JALAN BERANGAN, KUALA LUMPUR)，各位作者投稿，請用新通訊處。

「浪花」編輯部啟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

浪花

一九六七年第十八期

六月十日出版

目錄

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不管其藝術成就怎樣高，總是排斥的。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態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動的東西，也可能有某種藝術性。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

文娛廣場——芭蕾舞藝術革命	張旭	(2)
看“烽火孤鴻”	慧狄	(3)
生活的舞蹈	賴燕	(3)
一營帳幕的建立起來	東華華蘭作揚子譯	(4—7)
永別了，孤獨的生活		
——讀納·格利涅「親人」	子克	(7)
每月文談——作家必須深入羣衆	簡金	(8)
評「一個人的遭遇」——蕭洛霍夫們的降表	楊遠略	(9)
抱住歷史屍骸者將成為歷史屍骸	郁岱沫	(10—11)
低能兒的謊言	哨兵	(11)
青年知識——談「活學，活用」	長虹	(12)
調查研究	凌翔	(13)
善良的代價(非洲塞內加爾)比·狄奧普	奎瓦拉譯	(14)
學習小記——邯鄲學步	金石聲	(15)
馬來新文學的發展道路——文西·鴨都拉		
以後的印尼新文學概述(五)	橡夫	(16)
敢字當頭的鬥爭——記星島「馬來西亞染印製衣廠」工潮	僑	(17—19)
永恆的回憶	吳恩鵬	(19)
批判李蒼的‘歸’	惜樓	(20)
評「爸爸為什麼不回來」	重遠	(21—22)
我們要大衆化的詩歌——兼評「爸爸為什麼不回來」	史海	(22—23)
奏起自己沒落的喪鐘	百代	(24)
編餘漫筆	編輯部	(24)

出版者：浪花出版社

Penerbitan Lang Wah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編輯者：浪花編輯部

49-B, Jalan Berangan, Kuala Lumpur.

承印者：吉隆坡堅申印務公司

(馬來亞聯邦政府批准証字 KDN 2575)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芭蕾舞藝術革命



— 張 旭 —

芭蕾舞藝術起源於十五世紀的歐洲，是在宮廷劇院中生長起來的，到了十七世紀才在法國作為獨立的舞台藝術演出形式出現。它一向被統治階級作為自己的娛樂工具，歷來以表現貴族生活為主題，大多數反映愛情生活，離不開悲歡離合的故事。主人翁很多是國王、大臣、公主、王子、仙女、魔鬼。歷史上雖然也有人對它進行一些改革，出現了一些有民主思想的劇目，但却極少表現勞動人民的，而且總是離不開宣揚“愛和死是永恆的”這一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勢下，芭蕾舞——這一歐洲的古典舞蹈藝術，發生了脫胎換骨的巨大變化，朝着革命化、民族化、大眾化的道路上邁出了可喜的一大步，人們深深地感到絕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歐洲古典芭蕾舞劇，因為它們是宣傳歐洲資產階級思想、道德觀念和生活習俗的，這同新社會的建設，新道德風尚、生活習俗和欣賞要求是不相符合的。人們因此要求以正確的文藝思想和工人階級的革命胆略，對芭蕾舞劇藝術，從內容和表演形式上，大胆地加以突破，把它從王公貴族的獨霸中解放出來，走上革命化、民族化、大眾化的道路，用以歌頌工農大眾，歌頌人民的鬥爭，為新社會改造和建設服務。

“白毛女”是一個婦孺皆知的極其激動人心的反封建鬥爭的故事，早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這個故事就便被編成歌劇而演出，對激發當時人民奮起反封建主義的鬥爭起了重要的作用。

“白毛女”改編成芭蕾舞劇上演時，在故事內容、情節和人物性格上，進行了大胆的再創造，賦予了更加強烈的反抗精神，突出了那裡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那里就有反抗，就有鬥爭的主題思想。

同歌劇不一樣，芭蕾舞“白毛女”劇中的楊白勞，喜兒的父親，不是被屈喝鹽鹵而死，而是在反壓迫時被地主黃世仁打死，這一方面表現出了楊白勞的硬骨頭精神，一方面也更加暴露了地主階級的殘暴。

原劇中喜兒被奸辱的這一情節，在芭蕾舞劇也取消了，而且賦予了喜兒以更加強烈的反抗性格。當黃世仁要侮辱她時，她勇敢地反抗，打了黃世仁

一巴掌，並且搶起大香爐朝黃世仁頭上擲打過去。而老農民趙大叔則是以黨員的姿態出現，賦予了更加鮮明的性格和思想精神面貌。

由於這些人物都重新做了處理，從而更好地體現了正確的文藝思想，使貧農的階級代表在舞台上更高大，熱情地歌頌了勞動人民的反抗性和硬骨頭精神，大大地鼓舞了人們的鬥爭意志。

內容變了，藝術形式也必然要經過改革和變化。在由芭蕾舞劇中，我們可以經常看到它的外開性的規格、重心、平衡的舞蹈規律，轉跳、打擊、脚尖等舞蹈技巧，和雙人舞、單人舞、三人舞、多人舞，插入性的舞蹈場面 and 羣衆的合舞等舞蹈形式。這些形成了一套千篇一律、固定不變的程式，已經走上脫離內容，為舞蹈而舞蹈的形式主義頂端。就是像“天鵝湖”這樣在歐洲被認為是至善至美的古典舞劇，也擺脫不開形式主義的束縛。這是資產階級藝術發展的必然趨勢。這同我們今天對一切藝術形式，都要求從革命的內容出發，每一動作，每一舞蹈情緒的安排，都要有它的內容解釋的這一準則，是格格不入的。這就需要對舊形式敢於改造，破除和摒棄的革命精神。而在“白毛女”的創作中，對於芭蕾舞舊形式改造和利用方面，已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貢獻。

原來的芭蕾舞語彙，在表現新的英雄人物，表現工農大眾形象上，即使經過改造，也是很不足的。特別是要用以塑造人物形象和表達人物的思想感情，更感到束縛很大。

因此，要使芭蕾舞這一藝術形式，變成勞動人民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只有使它的藝術形式和動作語彙，同民族、民間舞蹈藝術相結合，充分地採用傳統的藝術表現手法，並努力從生活中去提煉新的表現手法。在“白毛女”的創作中，由於善于恰當地運用了戲劇舞蹈中一些獨特的表現手法、表演技巧和動作，吸收了河北民間舞蹈中的一些精神，使之和芭蕾舞語彙相結合，終於成功地、形象化地塑造了工農兵形象，使人感到格外親切。

“白毛女”在音樂創作上，在伴唱的運用上，在舞台美術設計上，也都做了一些大胆的革新和有益的嘗試。這些無疑地對芭蕾舞藝術的進一步革命化、民族化、羣衆化，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看「烽火孤鴻」

· 慧 荻 ·

(一)不敗的隊伍

你們的隊伍，
是一支不敗的隊伍，
你們走的路，
是一條勝利的路……

爲了保衛土地和人民，
你們替敵人挖好了墳墓！
任日本強盜更加兇暴，
也被你們摔得粉身碎骨！

(二)叛徒的名字

日本強盜在祖國街道上橫行，
每一顆心都燃熱着憤怒；
侵略者和叛徒都不是人，
牠們的名字就是無恥！

鐵牛領導的隊伍，
砍斷了入侵強盜的後路；
中國人民也絕不饒恕，
向敵人搖尾乞憐的叛徒……

(三)醫生和護士

醫生，你並不老，
你沒有低下高傲的頭，
你要向病魔開刀，
也要和鬼子戰鬥！

年輕的女護士呵，
一心嚮往抗日根據地，
當她決心爲祖國獻身的時候，
她的青春是多麼美麗……

(四)銀妞和大毛

銀妞是一朵鮮花，
在漫天烽火中開放，
大毛是一株小樹，
在狂風暴雨裡茁長……

烽火滅後，
鮮花開滿中華，
風雨歇了，
小樹綠化整個國家！

(五)勝利的道路

你們認識道路的漫長，
也認識戰鬥的艱苦，
但你們更無情地消滅敵人，
更英勇地保衛國土！

在祖國寬廣的土地上，
你們是不敗的隊伍，
你們踏着堅定的步伐，
走着勝利的路……

生活的舞蹈

(取材自電影「舞台春秋」)

— 賴 蕪 —

妳爲什麼悲觀、絕望，
妳企圖自殺輕生，
僅爲了雙腳的癱瘓，
年輕的女伶？

用幽默冰釋妳輕生的念頭，
從我老邁的生命傳給妳青春的聖火，
妳從病榻上站起來吧，
站穩妳顫抖的、癱瘓的雙腳！

哈嗨！
妳邁開腳步了！
哈嗨！
妳舞蹈了！

沒有舞曲？
請用我譏嘲生活的笑聲，
當作妳舞伴的旋律！
妳儘管一邊舞蹈，一邊哭泣，一邊狂笑！

妳就走上舞台吧！
萬千的觀眾在屏息睜眼等待妳。
怎麼？妳臨陣又雙腳癱瘓？
讓我用巴掌送妳上舞台！

妳就舞吧，蹈吧，舞蹈吧！
來一個癱瘓者的舞蹈！
來一個餓着肚子的舞蹈！
來一個生活的舞蹈！

一營帳幕的建立起來

楊之譯



這營帳幕是在倉促間建立起來的。破舊而經過縫補的營布，斑駁而又多洞，那手臂樣大小的木柱子，木櫛既多，皮面也沒有好好地用刨子刨過。

雨才剛停下，滴滴的雨水依舊沿着帳幕邊緣流下，粗大的木柱子上也匍匐着水滴；北面的風又吹起了，帳幕上掛着衣裳，在這陰沉的夜裡，被吹得擺來擺去。遠處的那一端，矇矓間，還可以看到一間緊閉着的小店子，從壁縫間，絲絲地透露出一點暗淡的燈光。

帳幕下，坐着一個漢子，他從口袋里摸出一包煙，伸出了在皺縮的煙盒里僅存的兩支香煙中，取了一支，啣在口里；劃出的第一根火柴滅了，於是他又小心翼翼地劃擦第二根，差點也熄滅了，但靠他那熟練的雙手，圍圍圍着火，終於把香煙的末端在懶散的火燄中燃了起來，他趕忙吸了一口，白色的煙霧即刻瀰漫在他的頭上；在寒冷的夜風吹拂下，圍圍打轉。

他着實很難相信，這樣的事情竟然發生了，然而事實卻擺在他眼前，不由他不相信。工友們的鼾聲，平靜地在內心相應，彷彿是這潮濕的夜裡的低沉的聲音。

他又把煙吸了一口，感到孤獨空虛，寂寞控制了他，于是他動彈了一下，站起身來看看天上的星星，雲朵（假如天上真有雲有星的話），也害怕似的。

事情在他的腦海裡潛伏，慢慢地，他抬起頭，在記憶中，工友們的怒吼，喚醒了謐靜的氣氛。

× × × ×

工友們都聚集在工廠前的空地上，他們的說話，那激昂的聲音，代替了工廠裡機器的喧嘩。這裡沒有人被隔離，沒有人靜默；也沒有人感到靜謐，感到孤獨，他們堅決地團結了起來，像鋼鐵熔成一塊，堅硬、緊密，在他們心中，化成一股強烈的情感與榮耀——一股第一次在他們心中成長的燃燒的情感。

工廠空了，里面一個人也沒有，機器也停了。天空，太陽以它的熱焰，照耀着他們，像把自己跟他們團結在一起；工友們流出一滴滴的汗珠，潤濕

了背上的衣裳。

一個中等身材，梳着筆直頭髮的工友，站在工廠前的一堆木板上，左右兩邊也站了一些人，他們之中有一個矮小而強壯的身材，手叉着腰，頭上扎着一條白色的手巾。這些人就是工會裡具有影響力，而又起領導作用的工友了。

他們圍成了一個像馬蹄形的圈子。

那中等身材的工友舉起手，激昂沸騰的聲音便漸漸和緩了下來，最後，彷彿被風吹走了一般。

「兄弟們，」他說着，聲音高昂，响徹雲霄，工友們眼望着他，等他說話，在他臉上似乎有種戰慄的神色，就如他所發出的聲音一般。

「兄弟們，」他又說了一聲。聲音裡充滿了信心，眼前的工友們正耐心地等待着。

「我們再也不能容忍了，資方玩弄欺騙了我們。兄弟們，他們對我們的要求採取冷漠的態度……不單這樣，兄弟們，不單是這樣，他們不單拒絕我們的要求，而且還開除了我們兩名工友，表現他們鋼鐵般強硬的態度……」

他停了一下，臉頰上汗珠流了下來，污濁的汗水流到衣服去。

「一路來，資方看我們是懦弱的，因為我們沒有團結起來，因為我們如同一盤散沙，可是現在，讓我們來證明我們是團結一致的，工人階級已經團結起來了！工人階級認識了自己的價值。我們替他造了這間工廠，我們為他賺取了利益，工友們每一滴汗，每一分力，都給他們賺來大量的錢，錢跑入他們的袋子，就像汗從我們身體流出……」

帶着強烈激昂的聲調，他說：「可是，兄弟們，我們到底得到多少工錢？多少……？多少……？多少……？」

「沒有！」一個工友回答。

「打倒剝削！」這時喊聲四起，像閃電劃過天空，像虎虎吹刮的雄風。

一個青年，懷着滿腔激昂的精神，盡了他最大的聲音，喊道：「工人階級必須起來鬥爭！」他把手舉向天空，姆指上現出一條巨大的傷痕。

中等身材的工友，繼續把話說了下去：

「我們現在不是要求那大筆利潤中的一分兩分，我們要求的是平等……我們鬥爭，就是為了平等！」

「兄弟們，我們之中就有人受了機器的恩惠，我們的弟兄加林被機器截去了兩隻手指，我們的弟兄羅斯迪也給截去了姆指。我們受傷了，資方只是拍拍我們的肩膀，送點花到醫院，就是這樣，兄弟們，就是這樣吧了。但是花，搖頭，對我們的手指，我們的手，一點也沒有幫助，我們依舊失去了我們的手指，我們的手。」

「我們到底得到了什麼？得到了什麼！………？」他帶着高昂的聲調問。

「摧殘，我們就是這樣受人摧殘！」工友們連聲喊了起來。

「我們像青蛙一樣被摧殘，我們做牛做馬！」喊聲又起，接着罵聲也起了。像米袋破了洞，米散亂地漏了出來一般。

「羅斯迪，來，讓我們聽羅斯迪說話。」中等身材的工友說。

「對，羅斯迪，你說，你說。」工友們都喊起來了，所有的眼睛都射向一個瘦如檳榔樹的工友身上，他慢慢穿過人羣，走到站在那木板堆上中等身材的工友面前。

「羅斯迪你說，說呀！」幾個工友在喊，接着是一陣激烈的聲音，散發到遠處，天空；結合了吹拂的風，酷熱的太陽。

「兄弟們，」那瘦如檳榔的青年，低沉地說。

「大聲點，說大聲點，我們聽不見。」後面的工友喊了起來。高掛在天空的太陽，被雲朵遮住了，長長的影子帶着陰沉的氣氛。

「兄弟們，」羅斯迪重新說了一遍，聲音是大了一點。

「大聲點，大聲點！………」後面的工友又嚷了。

「喂，靜下吧，不要打擾他。」另一個工友咆哮起來，抱怨着說。

「聾的」又一個接了下去，聲音又起，大家都想說話，都在抱怨。

中等身材的工友舉起手，要求大家靜下來。

「大家注意，靜下來，讓我們聽聽羅斯迪說話。」他說後，聲音緩緩地低了，只有偶爾一兩聲低沉的咳嗽。

「兄弟們，我不會說話，不過爲着你們，我給你們看看這個！」他說着，把右手舉了起來，一個從姆指縫間伸到手腕般大的疤痕，立刻呈現在工友們眼前。這疤痕就像一塊破布，一塊補綴在他們帳幕上的破布一樣，粗大而又緊緊地連貼着；這塊疤痕，這塊被機器輾傷留下的痕迹，使到他的姆指畸形地向裡面凹了進去。

「是的，兄弟們，這就是我們在資方手裡所得到的報酬，就是工人階級所常得到的功績………」中等身材的工友說。

「打倒剝削！」工友們齊聲喊道，聲音裡含着憤怒。

「資本家頑固份子，打倒剝削！」聲音又起，他們個個都爭着要說出他們的經歷，他們久藏心中的憤恨，一切的不滿，這時全盤傾倒了出來。大家都喊，大家都不願落在人後。有的噴着鼻子，像他們廠裡熔錫的烘爐中那熊熊的火焰發出來的聲音。

「兄弟們！」那中等身材的工友又說，他流着汗，舉起雙手，濕淋淋的手面對着眼前的工友。

工友的聲音，這時漸漸地緩和了。

「現在，讓我們請我們的兄弟加林出來說話，大家贊成嗎？」

「贊成！」工友們熱烈地響應。

「上前，加林，上前！」幾個工友一面說，一面把加林推向前去。加林身體消瘦，他走到前面，踏上木板堆。

「兄弟們，」他說着，聲音很慢。

「大聲點，不要像在蚊帳裡說話。」一個身材碩大，留滿鬍子的工友說。

「請大家安靜，不要打擾他。」一個帶眼鏡的工友憤怒地喊道，張開的嘴唇幾乎到了下巴。

「兄弟們，」他咳嗽了一聲：「我們的鬥爭，是神聖的鬥爭，我們工人階級應該爲自己美好的生活而英勇鬥爭！兄弟們，我曾經歷過比這還激烈的鬥爭呢！」他在胸膛拍了兩下，細瘦的雙手在下巴像把扇，聲音裡帶着對自己的經歷感到的自豪。

「我們的鬥爭還要激烈呢！兄弟們，我們面對的是英殖民主義者的槍口………」他又在胸膛拍了兩下。「但是，我們還是英勇地堅持着。現在呢！哈！」他苦笑了一聲：「現在是「獨立」的時代，「獨立」的時代的鬥爭與殖民地時代一樣激烈啊！」

加林停了一會，把眼睛射向憤怒激昂的工友，思索着如何把話說下去。

「我們應該勇敢，兄弟們，我們要繼續鬥爭，直到獲得最後的勝利………」雷般的掌聲緊接着响了起來。加林挺起瘦弱的胸膛，兩手又在腰間，眼睛裡含着一種自豪的眼光。

聽了加林的經歷，幾個工友驚訝地望着他，彷彿在那瘦弱的軀體裡，發射出一股偉大的光彩！

× × × ×

冗長的犬吠聲，驚動了這坐在破舊椅子上的漢子；那扔在帳幕外的煙屁股，也挨過了它最後的一陣煙。他轉過身，望見那中等身材的工友，另外還有幾個，懶懶散散地躺在那里酣睡。

他們睡得多安寧啊！他想。

風又起了，冰冷地刺進他的胸膛，在帳幕前豎立的許多標語，也在風雨的吹刮下，搖搖曳曳。

他望着洶湧怒號的周圍，心里直想着要做些準備，跟工友們站在一起，並肩鬥爭！因為投進了一股強大的團結洪流中，像一條小小的支流匯入廣大無際的海洋，他感到自己已經不存在了。

漸漸地，他閉上了眼睛，想睡，想忘去心中的煩惱，空虛，自身的懦弱，然而，下午那股怒吼的聲浪，那昂然的情景，又一次在他眼前展開……

× × × ×

這時，工友們正圍繞着工廠牆壁上的一張佈告，其中一個工友大聲地唸道：

「……故此，我們謹此宣佈：凡參加此一破壞性罷工之工友，於明天上午八時三十分未依時恢復工作者，將以自動辭職論……」

「注意，打倒它……！」其中一個工友喊道，他在畫着一幅標語漫畫，畫中一個大腹便便的漢子，兩隻粗大的手緊捏着一個瘦弱乾癟的工友。

「狗雜種，」又一個工友附和道，又吐了一口水在地上。

「撕掉它！」一個細瘦的工友又喊了起來。因為聲音叫大了，活像小狗被石頭打中了喊出的聲音一樣。

「等等……先看看它怎麼說。」那畫標語的工友一面說，一面舐着下唇，寬厚的下唇，經這一舐，濕了，漸漸地露出口底下面那一排牙齒。

唸佈告的那個工友，又繼續唸了下去：

「超出規定的時間，凡參加罷工者必須立即離開本廠及公司範圍……」

「做夢！」

「懦夫！」

「安靜……再唸下去。」

那工友又唸了下去：

「否則，我們將採取行動，驅走他們。」

「去死吧，狗雜種！」

「對，讓他們趕，要是敢的，就讓他們來趕……」

「唸完了嗎？」

「完了！」

「撕掉它！」

佈告立刻被撕成個粉碎。

於是他們開始分配工作，各人做其所分配到的工作，負責煮飯燒菜的連忙下廚去了，然後大家在團結、互相了解的情況下，把飯吃完。工會執委會幾次召開會議，討論工會的任務問題，包括開辦工會教育班以及其他一切的可能性。

下午，兩輛巨大的紅色的鎮暴車，載滿了許多鎮暴隊員來到工廠前。

所有的工友都集合了起來，平靜地耐心地等待。

鎮暴隊員從車上跳下後，對着罷工工友，便三個三個地排成了一長隊，其中有許多是年輕而力壯的，像是經過嚴格完整的訓練，他們齊穿黃色的制服，短褲，頭上戴鐵帽，像美國海軍的帽子一般，比起普通英軍所戴的那種鍋形帽子，顯然是不同。

每個鎮暴隊員左手都執着一個鍋樣的盾牌，右手握住一根警棍，腰間又配了一個放在潔白的套子裡的哨子，就中有幾個拿着槍，還有使用催淚彈的工具。

「資方用國家的工具來威脅我們！」一個鼻尖下長滿鬍鬚的工友高聲喊道，他站在木板堆上，頭上裹着一條白色布巾。

「不用擔心，兄弟們，不要害怕，警察不是我們主要的敵人。」

「對，警察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工友們也應和道。

「工人階級與警察之間的仇恨不深。」他又說道，工友們圍攏了過去。

「警察只是執行他們的任務；只有資本家才會唆使工人階級和警察起糾紛……」

「對，對！工人階級的敵人就是壓迫和剝削工人的資本家！」

「是的，兄弟們，打倒壓迫！」留滿鬍鬚的工友一面說，一面握緊拳頭，高舉向天空。那漢子也跟着喊起來，聲音明朗，清晰，慢慢地，結合了其他工友的聲音，他感受到那一股在永不失敗的團結中的力量。在他站着的地方，掛着一幅漫畫，畫着一個工人，掙扎着將手中的鐐銬解脫。

此時，鎮暴隊隊長正和那中等身材，頭髮筆直的罷工領導人談話。

「叫老板來，讓他來趕我們！」那留滿鬍鬚的工友又喊道，他始終站在木板堆上。

「對，叫老板自己來趕我們！」

「胆小的老板，他沒勇氣來！」工友們的聲浪又起了，聲中帶着責罵。

中等身材的工友說話了。

「兄弟們。」他充滿信心地說。

「爲了大家的利益，也爲了保持安寧，我希望大家能夠自動退出這個範圍……」

「不……！」那長滿鬍鬚的工友抗議道。

「讓老板自己來趕我們！注意，我們要求的是公道。難道這就是公平嗎？」他聲音很硬，像是從槍口裡爆發出來似的。

「對！我們像羔羊般被人趕，被人歧視！」那手上帶着傷痕的工友也附和道。

「兄弟們！」一位罷工的工友又說：「我尊重

你們的意見，我自己也不想離開這範圍。但是，兄弟們，我們應該尊重法律……」

「資方也應該尊重法律！」那個戴着眼鏡，下唇寬厚的工友喊道。

「工人階級應該做個例子，表示他們是熱愛和平的，我們應尊重法律……」

「法律是為資本家服務的！」一陣聲音响起。

這時，熱烈的場面靜止了下來。高掛在天空的太陽，已遠遠地移向西邊了，熾熱的陽光依舊在燃燒，依舊投射在工友們的身上，與鎮暴隊的鐵帽相抗衡。

遠處，圍攏了一羣看熱鬧的人們，切切地談論着，有的還想看看那已被撕爛的佈告。

當天下午，他們建立了一營帳幕，這營帳幕是利用一塊破舊而經過縫補的營布建立成的。

× × × ×

他感到一陣刺骨的冰冷，慢慢摸出一包皺縮的香煙，拿了最後的一根，用手指把它弄好，便放在嘴裡。這一次，他把火劃得更細心了。風仍在吹，而沿着帳幕邊緣，木柱子流下滴滴的水，越來越少了。

我這樣的態度還要繼續多久？工人階級的罷工還要堅持多久？他無法回答，白天那站在木板堆上的中等身材工友的聲音，又盤旋在他腦海裡：

「只要我們團結，只要我們行動一致，我們會堅強，並繼續鬥爭下去的！……」

「我們要隨時警惕，不要讓我們的工友被資方收買，我們知道，資方隨時都準備出錢收買我們之中懦弱、不能忍受痛苦的人，去破壞、摧毀我們的罷工！……」

誰會把自己出賣給資本家？啊，不！不會有的！

他慢慢地吸着煙，白色的煙霧在他頭上，陰沉沉的帳幕裡掛着的衣裳間，瀰漫，搖蕩。

夜風又起了。他盤着雙手，口里依然抽着煙。



永別了，孤獨的生活

讀納·格利涅：「親人」

子克

偉大的維拉
我向你致敬——

反法西斯的戰火
把丈夫謝爾蓋送上前線
孩子患了肺炎
你帶着他奔走在苦難的國土上

偉大的信仰
堅強的斗志
你給祖國樹立了
一個光輝的婦女模範
——你說：
「不光是我一個人的丈夫在前線
也不光是我一個人帶着小孩
我應和旁人一樣去工作」
你跨大步伐
走向生活，走進工廠

在實驗室里埋頭苦幹
那怕是燒傷了自己的臉和雙手

親人從前線發來的音訊
鼓舞了你生活的意志
你慶幸這幸福的愛情開了花
薩沙也喜躍在你膝旁

可咀咒的法西斯戰爭
把一切幸福都燬了
謝爾蓋的音訊杳茫
你憑着愛情的信念熬過苦難的歲月

薩沙立志當外科醫生
像父親一樣熱愛傑克·倫敦的小說
以一個反法西斯而犧牲了的戰士的兒子而感到自豪
你快老的心窩染上了青春的光采
一封信說明了一切
謝爾蓋並沒有死
他偷取了你的愛情去付賞他的救命恩人
自私自利的人還要把薩沙從你懷中搶走

這是苦難的代價
愛情是屬於你的
孩子是屬於你的
懦夫，自私自利的人絲毫沒有權利來分享這幸福

薩沙的判決
就是懦夫的「死刑」
永別了，孤獨的生活
幸福是屬於你的



作家必須深入群眾

▼簡金▲

文學藝術永遠是服務於群眾，為群眾謀幸福；為群眾說話，替群眾打抱不平，鼓舞群眾為正義而戰的。由於這樣，文學的主要作用是反映群眾生活與指導群眾生活。

文藝工作者為了教育群眾，首先要向群眾學習，所以，深入群眾，虛心向群眾學習，深入實際，在鬥爭中不斷提高。

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在一篇「講話」裡說道：「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着文學藝術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它們使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所以，這位思想家教導我們說：「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

這裡說的很明白，作家必須深入群眾，對群眾的生活，有了深刻的生活體驗和深刻的感受，然後用群眾自己喜聞樂見的形式去表現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這樣的表現不但是淺近平易，同時也為群眾所樂意接受。

但是，群眾生活是這麼廣闊，究竟我們應選擇什麼事物來寫作呢？

首先當然是要選那些能夠反映時代的特徵的事物，抓住能夠反映社會矛盾的本質的問題，描寫那些能夠反映時代面貌的優秀人物。同時對於足以揭露，批判舊社會的醜態的事物，也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正如偉大的思想家所說的：「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正義鬥爭必須歌頌之。」

其次，只要能夠表達群眾的願望，體現群眾的利益，而能給人以美感的，都是我們選擇的對象。

新現實主義的文學，對反映群眾生活真實的問題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須從歷史的發展中真實地，具體地反映生活，這就要求作家不只是善於將現實在作品中真實地，具體地反映出來，還要求顯示現實生活的更為廣闊的發展前途。

這樣的作品才是具有美學意義的作品，它能喚起群眾的美感，它能在群眾心中激起愛憎的情感，使群眾熱愛生活中美好的東西，憎惡那些反面的事物，它激動群眾的鬥爭熱情。把群眾的思想熱情提升得更高，變得更純淨，它滲入到群眾的靈魂深處，發生積極的作用。

我們從文學史裡面可以知道許多有卓越成就的作家，他們本身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生活體驗者，如蘇聯新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高爾基，他的作品都是他全部生活鬥爭經驗的真實反映，寫「鋼鐵是怎樣鍊成的」的尼·奧斯特洛夫斯基，本身就是一個戰士，他的作品是他的戰鬥生活的寫照，美國現實主義作家辛克萊，寫「石炭王」，「屠傷」等等小說時，自己都曾經在礦井，屠場盤桓過很長的時間，而高玉寶的自傳小說「高玉寶」和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等，都是作者自己長期在群眾中落戶磨鍊而成的珍品。

群眾迫切期望文學作品幫助他們正確地認識生活，和鼓舞他們為爭取幸福生活而戰鬥，他們也期望作家和他們共同生活，作為他們戰鬥的伙伴。

文學藝術的對象是群眾，文學藝術的源泉是群眾，離開了群眾便沒有文學藝術。

作家必須經風雨，見世面；經群眾鬥爭的風雨，見群眾鬥爭的世面。

評『一個人的遭遇』

蕭洛霍夫們的降表

★楊遠略★

蕭洛霍夫的小說“一個人的遭遇”，一味渲染戰爭的破壞性，一味強調戰爭的恐怖性，為他的卑鄙的怕死鬼心理找尋理論根據，為現代修正主義者向帝國主義投降製造形象性的輿論，達到了空前惡劣的程度。在他的筆下，戰爭沒有了正義與非正義之分；在戰爭中的人，也沒有了正義而犧牲的英雄和為侵略而送死的走狗之別。因此，在他的筆下，在蘇聯偉大的衛國戰爭的年代，完全沒有慷慨高歌，有的只是向隅哭泣。在這個赫魯曉夫非常賞識的作家的眼睛里，有的只是一片灰色，一片哀衰。因此，像“一個人的遭遇”這樣的“傑作”，就成了瓦解蘇聯人民革命情緒，鬥爭意志的毒劑，就盡了為帝國主義從思想精神上繳人民的械的任務。更直截了當地說，就是為帝國主義作了幫兇，作了第五縱隊，作了帝國主義歡迎之不暇的工作。因此，他被赫魯曉夫封為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編年史家；因此，他得到了瑞典科學院一向只授給反人民作家的獎賞——“諾貝爾獎金”。

蕭洛霍夫把他的小說主人翁——索科洛夫，和索科洛夫收養的孩子，形容為“兩個失去親人的人，兩顆被空前的強烈戰爭風暴拋到異鄉的砂子……”。至於究竟誰發動了侵略戰爭？蘇聯人民當年所從事的又是什麼性質的戰爭，也一律不分青紅皂白，只是把主人翁的遭遇歸咎於“強烈的戰爭風暴”。這就是等於是——一手為法西斯禍首開脫罪責，一手對英勇的蘇聯軍民進行誣蔑。

如果沒有當年的蘇聯軍民的英勇抗戰，恐怕連蕭洛霍夫這個“偉大作家”，早就成為希特勒的奴

隸，而不必等到六十年代，才自己用作品來掛牌，說明他是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思想的奴隸了。單從這一點來看，對於當年英勇戰鬥，光榮犧牲的蘇聯軍民，他已是一個十足的忘恩負義之徒！

在小說的結尾處，蕭洛霍夫這樣地描寫他自己的心情：“我帶着沉重的憂郁，用眼睛送着他們……本來，在我們分別的時候可以平安無事，可是，凡尼亞（即索科洛夫收養的孩子）用一雙短小的腿連跑帶奔地跑了幾步，忽然向我回過頭來，揮動一隻粉紅色的小手。剎那間，彷彿有一隻柔順而尖的爪子，抓住了我的心，我慌忙轉過臉去。不，在戰爭的幾年中白了頭髮，上了年紀的男人，不僅在夢中流淚；他們在清醒的時候也會流淚。這些重要的是能及時轉過臉去。這兒最重要的是不要傷害孩子的心，不要讓他看到，在你的臉頰上怎樣滾動着吝嗇而傷心的男人的眼淚……”且看，流淚眼看流淚眼，可憐虫對可憐虫，蕭洛霍夫的心情，其實也就是他筆下的索科洛夫這個可鄙的角色的心情。

這是一個認為只要活命就好，活命高於一切的“人”的心情，這是一種為求活命不惜向一切讓步的人生哲學。這樣的“一個人的遭遇”，是蕭洛霍夫們的一篇“自白書”，是他們要求帝國主義賜以“人”的待遇的降表！



編者按：電影“一個人的遭遇”是依照蕭洛霍夫同名小說拍攝而成，幾年前曾在星島上映，流傳很廣，播毒很深。本文對原著所宣揚的活命哲學，所反映的叛徒咀臉作了必要的和本質上的批判。對廣大讀者和曾經看過電影“一個人的遭遇”的觀眾去了解原著的反動性很有幫助。

毫無疑問，我們應該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着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佔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評，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

假如現在有人把新加坡稱作「昭南島」，人們一定罵這「人」要不是在說瘋話就是在發癡語。其實一點也不稀奇。君不見俄國沙皇壽終「正」寢半個世紀了，現在還有人不稱蘇聯，偏叫「俄國」（稱俄文俄語的時候，倒就用「俄」），或「半」驢「半」馬稱它「蘇俄」。「北平」這蔣家王朝創作的名詞，打從1949年後已成歷史陳迹，至今仍然有人不稱北京（這名稱遠在明朝永樂元年所定），偏叫「北平」。有些文棍文特，神通廣大，大搞出版教科書托辣斯，大拉歷史倒車，躲進象牙塔，鑽入牛角尖，書裡不稱北京，專叫「北平」，有了這一撮「教育專家」的「貢獻」，還怕馬來亞的教育不會進步嗎？青年學生「有福」了。

1949年之後，「中華民國」這塊神主牌移到海島上去奉祀，海外的遺老遺少，盡「終」到底，每寫紀年，仍舊採用「中華民國××年」，而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聯合國」裡，七億人口的國家竟沒有席位。香港有「明報」者也，特把解放二字加上引號），直到1957年馬來亞「獨立」了，這羣孤臣孽子還是抱住「中華民國」的骷髏不放，後來大約是覺得既要爭取馬來亞的「公民」，又要向寶島魔王通電致敬（？），很不像話吧，終於戀戀不捨地把神主牌冷藏起來了。

美帝蘇修豢養起來自稱是「反帝」「反殖」的「英雄們」，過去稱中國為「中華」，現在則改「支那」，以為這麼一變，中國就要「大倒其霉」，天下有比這更滑稽無聊的勾當嗎？你說這不是瘋話或癡語嗎？

大約人的天性總愛重溫過去的美夢。阿Q也要瞪着眼睛告訴別人：「我們先前——比你瀾得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可見「先前」一定是一部「光榮史」，多麼值得回味，誇耀！難怪草山大盜及其蝦兵蟹將，天天在作「反攻大陸」的幻想。不過，迷戀歷史屍骸的，大約是破落戶走向下坡的象徵，要是當時在膏藥旗下是一流「紅人」，而在米字旗下，星月旗下又是突變「英雄」，紅得發「黑」，那麼，對「先前」大事推銷「共榮圈」、「新秩序」的「勳功偉績」，反而諱莫如深，大約有不可告人的內幕秘史。然而，歷史老人會忘記把他的「光榮史」漏了一筆嗎？

否定歷史發展的規律的一切牛鬼蛇神，以為自己是絕頂聰明，天下全是傻瓜和白癡。他們抱住歷史屍骸不放，以為地球就要停止自轉和公轉，甚至

會回轉，倒轉，好像他們重新接收劫收，五子登科。使他永遠是「不落日國」，使他的基地遍全球，全人類都是金元的奴隸。

我們時常可以在「百萬金元香艷刺激緊張打鬥驚險曲折奇情動人巨片」之中，欣賞洋大人如何在抱住歷史屍骸不放，以為中國還是處在「鴉片戰爭」的時代裡，因此，時代已屬「民國」，銀幕上出現的中國人總是穿着滿清服裝，角色是那樣的愚昧幼稚、下流低等，只能製造廢料和笑料。也許歷史真的進步了，如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彩綜合體」上登場的中國人，已經脫下瓜子帽，換上五角星帽；去掉背後一條黑辮，來了帽前一顆紅星，表現的是偷竊、貪婪、橫蠻、昏庸，一句話：「十足的壞蛋加上笨蛋」。最後自然活該，在打不死的什麼「007」「008」的新奇武器之下，集體被殲滅了。當年，魯迅到日本學醫，在影片上，忽然會見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綁着的是替俄國（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做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頭示眾，而圍着的便是來「鑑賞」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這一場面的刺激，使魯迅覺得醫學並非一件要緊事，而認為第一要者，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於是要提倡文藝運動了。如今，人們的「精神」「改變」了嗎？當他們看到許多中國人被「007」「008」趕盡殺絕的時候（當然，魯迅看的是新聞片，那中國人被殺的是事實，現在我們看的是電影故事，被殺是假的，然而，黃色人種被利用來作如此材料，純粹歪曲事實，用意惡毒，是反華的調子，人們看了能不滿腔義憤？）是不是「顯出麻木的神情」？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那麼，為什麼占士邦什麼東西是那麼地受「歡迎」、受「讚賞」，場場「滿座」，盛況空前？——這不是文化沙漠、思想真空，人們深受愚化和奴化的「民主自由」所毒化的結果嗎？

玩火惡魔在作阿Q式的自我陶醉，宣揚白色人種的「優越感」，利用腐朽文化（包括電影工具）來麻醉、腐蝕別人的身心，以為配上「占士邦」這自欺欺人的紙老虎，便可「天下無敵」。准此，只要派他單人匹馬到越南去，三千一百萬「壞蛋」「笨蛋」不馬上完蛋了嗎？何須派遣海陸空軍，動用除了原子彈之外，一切凝固汽油彈、開花母彈……以及細菌毒氣全都要出來呢？他們抱住歷史屍骸不放，企圖把

● 抱 ● 住 ● 歷 ● 史 ● 屍 ● 骸 ● 者

將 成 為 歷 史 屍 骸

● 郁
● 岱
● 沫

希特勒之夢發揚光大，却碰得個焦頭爛額，一步步走上希特勒的歸宿，不太可悲嗎？

時為1967年，却有破爛不堪的「紳士」沉酣在1840年迷罔中，調動幾條「海上霸王」到人家大門外演習示威，以為如此「砲艦政策」便會把七億巨人嚇倒，以為一百多年來所欠的血債可一直賴下去。

施五刑、誅九族，都無法使封建王朝千秋萬世。至於「自行失足落水」是「文明時代」裡的漂亮

的法律辭令，自有徒子徒孫替它拆穿真相，內容是：木棍、藤牌、皮鞭、刺刀、水龍喉、催淚彈、機關槍、裝甲車、集中營（這裡頭自有花樣百出的刑具和刑法）、處死刑，耍着歷史屍骸的法寶，以為金字塔上的寶座便永遠不會動搖，老子天下第一；可是，人民汪洋大海，汹涌澎湃，一切抱住歷史屍骸的反動派，自己必然也將成為歷史屍骸，當他成為歷史屍骸的時候，必然沒有人願意來抱住他不放的了。因為那是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世紀來臨了！

低能兒的謊言

大凡「高明」的謊言，是能迷惑「愚民」一個時辰，既然是「一個時辰」，就不失其「高明」的本色了。但是，低能兒的謊言，也不失其低能的本色，即語沫未乾，臭腳就露，而且荒謬得太過於離譜，這或者就是發熱昏之征象；倘若是出自於牛鬼蛇神大老爺的咀（狗咀是長不出象牙的）就更羞死人哩。最近，報上登出牛鬼蛇神總裁的演講錄，黑話連篇，說什麼東南亞地區諸多糾紛和麻煩，歸根究底，歸罪於某偉大領袖的思想，噫哩呱啦响當當的，似不如此語出驚人，就不配稱為大人物和顯示自己的存在。這就是赤裸裸的謊言，而且是一個低能兒的謊言。

低能兒之所以是低能兒，因為是唱反調，而且還是傀儡戲幕后的唱詞，在兜售黑色意識形態。倒滑稽的是傀儡（麻木不仁的）在主子指揮刀下語無倫次，「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活該。本來嗎，稍有耳聞國際時勢的，誰也懂得山姆叔叔不遠萬里派遣四十七萬牛鬼蛇神血戩中南半島，尤其燒殺越南的老百姓，山姆叔叔的全球戰略部署，除了在西歐、地中海、日本、南朝鮮、越南等地區的牛鬼蛇神，從地球的一極到另一極之邊的邊遠地點，每一

緯度，每一經度區內，都有山姆叔叔的牛鬼蛇神在把紮。但是那裡有山姆叔叔的牛鬼蛇神，那裡就有風火和反抗，更何況全世界千百萬「愚民」聲討其侵越的滔天罪行，日有所聞，是鐵一般的事實。

但是，低能兒的傀儡分子却露骨地宣揚親帝，崇帝奴才思想，對於山姆叔叔在越南的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罪行絕口不說；對於全世界千百萬人民的正義呼聲，充耳不聞，甘犯天下之大罪，對於我國人民的災難生活，極盡粉飾欺騙，企圖「永保」牛鬼蛇神的黑色江山，奴顏卑膝地美化一切兇惡的東西，推委一切罪行，可惜，低能兒的謊言，自己撕下遮羞布，赤裸裸地暴露「畫皮」裡的青面獠牙真面目。

魯迅先生說：「謠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謠言殺人，也以謠言被殺的」。一切牛鬼蛇神就是這樣的，不管是「高明」的演講或低能兒的撒謊，越講越荒唐，越撒越稀爛，它們的邏輯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

此謂「此地無銀三百兩」，「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黑色的江山已腐爛，尚且要在枯魂深處去尋美夢，低能兒的謊言，休矣！

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

學習既然是為尋求新知識以提高自己，那麼“活學、活用”就是我們提高能力和積累知識的必要途徑。“活學、活用”對於學習是收效而且快的。

所謂“活學、活用”，就是學習要結合當前的任務，結合個人存在的問題。

我們的學習和工作應當是緊密結合的，要做到工作好，就必須要學習好，不好好學習的人，必然會趕不上形勢的發展。

學習和工作相結合的基本方法是“作什麼，學什麼”，我們應當根據工作的需要來考慮和安排自己的學習，在勞動、工作，實踐中處處抱學習態度，有意識地去進行學習，這種學習是能推進工作的發展的。

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是政治，因此，一切工作都必須堅決突出政治，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由於這樣，無論在什麼崗位上工作的青年，首先必須學習突出政治，就是要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以新進的思想為指針，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工作，突出政治是實現青年革命化的根本方針，突出政治是正確地充分地有效地調動青年積極性的途徑。

我們搞文藝的青年，應當活學活用文藝的經典著作——“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認識與實踐文藝永遠是服務於人民羣衆的這一理論，即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人民羣衆中去，與他們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羣衆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不同社會地位，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用人民羣衆自己喜聞樂見的形式來進行創作——這樣的作品才接近平易而為人民羣衆所樂意接受。這就是文藝為羣衆服務的眞義。

此外，在工作中遇到人事問題時，我們應當活學活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然後，我們就會認識到人事問題是人們內部矛盾，而不會把人民內部矛盾轉成敵我矛盾。因此，對於人事問題，我們就要按照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即掌握堅持團結，推進鬥爭的原則，和維護鬥爭利益的立場，以及客觀公正，對事不對人的態度，恰當地進行解決。

我們要搞好學習，做好工作，首先就要思想革命化，怎樣促進思想革命化呢？就是要堅決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樹立新的世界觀，解決新思想和舊思想的矛盾，這就是學習與個人存在的問題相結合。

改造和提高自己就是學習做一個具有新道德品質的人，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這就是說，必須具有高度的愛國、愛人民的精神，把為人民服務當作自己的最大的幸福，任何時候都要站在工人階級一邊，努力做到不為名、不為利、不怕苦、不怕難，有最大的勇敢，能夠克服任何困難，有高度的原則立場，既善于關心和幫助人民羣衆，又勇於和人民的敵人作不妥協的鬥爭。

要樹立新世界觀，必須認真學習新的哲學思想，掌握唯物論辯證法，破除唯心主義的束縛，要大大提倡能夠分析具體事物，指導實際生活的活哲學，使哲學成為自己手中的銳利武器。還要學會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去看世界，看形勢，看一切事物。一分為二，就是唯物辯證法中對立（矛盾）統一的法則，就是用發展觀看待一切事物的法則，其意思是說一切事物都有着它的兩面性，它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和統一，既統一又矛盾，既矛盾又統一，在這矛盾統一的過程中，推動了事物的發展。

這個法則，說明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例如：好和壞，攻和守，先進和落後，和平與戰爭，團結與分裂，紙老虎和鐵老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等。我們不能一成不變機械地對待以上所舉的一些矛盾現象，必須應用一分為二的正確觀點，看到事物的兩面性，分析事物，並認真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又相互轉化的規律，抓住主要矛盾及我們所要推動和促進的事物，從而提出解決的方法。

改造思想，樹立新世界觀，需要經過長期的思想鬥爭，是一輩子的事情，青年時期尤其要抓緊，要勇于把自己“擺進去”，把思想“亮出來”不護短，不怕痛，不破不立，只有敢於自我革命，才可能把新思想學到手，這就一定要在“活學、活用”上狠下功夫了。

總說一句，學習爲了用，學用結合，活學活用，學了就用，學一點用一點，邊學邊用，用於認識形勢，改造思想，改進工作。



“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由此可見，工作的成敗關鍵就是系於如何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就是如何使主觀和客觀取得一致。

調查研究就是對客觀事物進行深刻的認識和分析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探求事物運動和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本質的手段。不進行調查研究就不能了解事物的本質和它的內在矛盾，就不能認識它的發展和變化的規律，就不能知道事物之間的有機聯系和相互制約。

參加實際工作和負起工作職責的廣大青年，積極地學會和掌握調查研究的方法是迫切需要的。許多負起工作的青年滿腔熱忱，一心一意要為人民大衆的事業作出一些貢獻；可是往往在一些實際的工作中却做得不夠理想，不是碰了釘子，就是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到挫折，於是有些人灰心了，悲觀了，感嘆地認為這不是自己能力所及的，對自己也因而失去了信心。經過多次的檢討和總結經驗，我們發現工作之所以做得不夠理想，碰釘子和遭受挫折往往都是在事前準備不充分，對可能出現的新的因素的估計不足的緣故。

所謂調查研究，就是要求實際工作者“下鄉”到羣衆中間去，去發現他們的問題，去了解他們的工作，生活和愿望。以為自己的理論水平也經很高，再也不必向羣衆學習了，這其實是極端錯誤的想法，只有真心誠意地甘當羣衆的小學生，認真地向羣衆學習，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才能為羣衆解決困難，才能為羣衆所接受。因為“羣衆是眞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所謂調查研究，就是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一位思想家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這就是說，我們的工作方法，應該是具體研究事物的內在聯系，即它的發展的規律。我們知道，運動是客觀事物存在的形式，運動就是發展和變化，事物的發展和變化是受時間，地點和條件的制約的，當新的條件或因素出現時，它就可以影響事物的發展過程，即加速或展延某一階段的到來的。爲了要作

好工作，就必須要能“預知”事物的上一個發展和變化，和充分利用全部可用的資源去爭取預期的結果的現實。這種“預知”不是憑主觀的臆測，不是憑死的書本，也不是憑一時的熱情；而是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去占有全部材料，通過正確的理論的指導下而獲得的結論的。這就是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

進行調查研究，因為是從客觀的具體情況出發，就可以不犯主觀和片面的毛病。有一些工作青年，自恃文化水平高，理論認識強，常常喜歡賣弄，既不去做實際的調查研究工作，却滿足於粗枝大葉，夸夸而談，和一知半解，就自以為是地發號施令，叫人做這個，叫人做那個，這樣子很少是不會慣駁的，主觀的看問題，就是不問環境，不看全體，也不管事情的本質和它的內部聯系；片面的看問題，就好像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摸到了一些矛盾，也不管是主導的還是次要的，是對抗性還是非對抗性的，就去胡亂地解決問題，當然這樣是摸不着核心，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進行調果研究，就不會犯經驗主義的毛病，許多工作青年在過去曾經負起一定的工作，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為人民大衆作了點有益的工作，對如何推動工作的進行也不會全然陌生的，這是很好的事情。可是也有一些工作青年，却滿足了過去的成績和經驗，以後在同樣或類似的工作中就照版煮碗，原封不動地搬用以前的方法，有時候還是走得通，可是大多數却發現舊的一些經驗已經“不通了”。經驗並不是不好的，相反地，人類的知識恰恰是經驗的累極，但是滿足於狹隘的經驗，也不願、不善于，或不能和普遍眞理的理論結合起來，而還要隨時隨地地硬硬去搬用，當然就會和實際脫離，既然和實際脫離，當然也就不能好好地解決問題了。“理論若不和實踐聯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實踐若不以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

“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麼？那末，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了調查情況的末尾，向不是在它的前頭。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麼好辦法，打出什麼好主意的。”

善良的代價



(非洲塞內加爾)比·狄奧普作

奎瓦拉譯

在太陽光底下昏睡了一天之後，鱷魚底西正起步回到小河去，它有氣無力的肚皮沙沙地摩擦着沙土。在那裡，它聽到婦女們來回汲水、洗衣裳和刷胡蘆的聲音。這些娘兒們的舌頭比手的工作都來得多，而且現在還在說個不停。她們憂傷地說起公主掉下河淹死了，很可能，肯定的是一一個女奴這麼說的——明兒傍晚布爾王就要抽乾小河的水來找尋他心愛的女兒的屍體。底西的洞穴就是在靠村的河岸里，它在漆黑的夜里循它來此的道路走到內地去了。肯定的是，在明天河水就要抽乾，那麼，所有住在河里的鱷魚們都要遭殃，然後，在一個古老的河洞里，人們會找到公主的屍體。

在中午時分，一個拾柴的小孩在樹叢里碰上了鱷魚底西。

“你在這兒幹嗎？”小孩問道。

“我迷了路，戈聶，你能引我回去嗎？”

小孩告訴它說：“那兒再也沒有河了。”

“那麼你帶我到江里去吧，”鱷魚說道。

戈聶找了一張蓆子和一些樹籐，他把鱷魚捲在蓆子里，然後再用樹籐網起來，他把鱷魚頂在頭上。當他們抵達江邊時，戈聶把鱷魚放下來，割斷了樹籐，打開草蓆。這時鱷魚說道：

“戈聶，走了這麼遠的路程，我的腳都麻木了，你能把我抱進水里去嗎？”

戈聶於是就把它抱進水里去，一直到水深及膝的地方，他正要把底西放下水的時候，它又說了：

“到水深及腰的地方去吧，在這兒我很難游呢

”

戈聶照着它的意思走到水深及腰的地方。

“到水深及胸的地方去吧，”鱷魚又再請求他

戈聶又走到水深及胸的地方去。

“你最好還是走進一點，到水深及肩的地方去

”

戈聶向前走去，一直到水把他的肩膀都淹過了，這時，底西對他說道：

“放我下來！”

戈聶照辦了，就在他轉身回步要回到岸邊去的時候，鱷魚一口咬住了他的手臂。

“嗚嗚，嗚嗚！媽呀！”他喊了起來，“你幹什麼？放開我！”

“我不放你，我兩天沒有吃過東西，我太餓了。”

“底西你說，你是以德報德，還是以怨報德？”

“以怨報德，而不是以德報德，”

“現在我算是落入你的手里，但是，你所說的全不是確實的，全世界恐怕只有你才那麼說。”

“噢，你以為真的是那麼樣嗎？”

“來，讓我們問問人，看他們又是怎麼說的。”

“好吧”，底西說道：“不過，如果有三個人都是這麼說的話，那麼，你的結局就是落入我的肚中，別無他途。”

這項威脅的語聲剛落，一頭老邁的母牛到江邊喝水來了。當它飲了個飽之後，鱷魚喚住了它，問道：

“那姬，你年高德劭，你能告訴我們德以德報，還是德以怨報嗎？”

母牛那姬說道：“德以怨報，你們要相信我，我知道我在說些什麼。當我年青力壯的時候，每當我從牧場上回來，我吃的是米糠，玉米，還有鹽。還有人為我洗澡淨身，而如果布羅那個小牛郎，敢拿根樹枝打我，他一定會給主人毒打一頓。那個時候我出奶多，主人所有的牛隻都是我的子子孫孫。現在我老了，沒有奶，也不再生小牛犢，沒有人再理我，也沒有人帶我出去吃草。每天傍晚，鞭子把我趕出園口，我得自己去找食物，所以我說德以怨報。”

“戈聶，聽到了嗎？”鱷魚底西問道。

“我聽見，全都聽見。”

說完，那姬母牛搖晃着它那瘦削得像一對劍鋒一樣的骨頭磷磷的屁股，搖着那蟲子叮壞了的尾巴走向那只有幾根草的樹叢里去了。

這時，瘦老的馬兒法斯來到了現場，它正想潤潤咀唇然後才喝水，鱷魚喚住了它：

“法斯，你年高德劭，你能夠告訴我們，這個孩子和我，是德以德報還是德以怨報的嗎？”

“我當然可以呀，”老馬說道，“經常都是德以怨報的，這個我懂得一點。聽我說吧，你們兩位，當我年青力壯精神好的時候，我有三個馬夫服侍我，我的食槽一天到晚都裝滿了玉米，一天到晚吃的都是蜜糖混和的米糠，每天早上有人為我洗淨身。我的韁和鞍都是摩爾人造的，還配上了摩爾的寶石。我常常上戰場，我的主人在我背上從戰爭中帶回了五百名俘虜，九年來我背負主人和他的戰利品。現在我已經老了，他們每天傍晚都要拿木棒趕我走，到樹叢里自己找食。”

說完，馬兒法斯把水面上的浮物撥開，長飲了一陣就一跛一拐一折地走開了。

“戈聶”，鱷魚開口了，“你聽見了嗎？我現在餓得不能再等了，我要吃掉你了。”

“不，底西叔叔，”小孩答道，“你自己說過要問三個人，如果等下來的那個人，也說剛才那兩個人同樣的話，那麼，你可以把我吃掉，可是，不能在此之前。”

“好吧，”鱷魚也同意，“不過我警告你，我們是不會離開這種論點太遠的，”

這時兔子魯克跑上來了，它的後腿一直在抽動，底西喚住了他：

“魯克叔叔”您是我們之間年紀最大的，您能告訴我們誰是誰非嗎？我說德以怨報，而這個小孩却說德以德報。”

魯克擦擦下巴，搔搔耳朵，然後問道：

“底西，我的朋友，你會要盲人告訴你棉花不是白色的，烏鴉實質上是黑的嗎？”

“當然不會囉。”鱷魚說道。

“你能不能告訴我，一個你不認識的家庭裡的孩子到什麼地方去了？”

“當然不能呀。”它又說道。

“那麼就請你解釋一下事情的發生和經過，也許我能回答你的問題，而不致於有所謬誤。”

“魯克叔叔，事情是樣的：這個孩子在內陸碰上我，把我捲在蓆子里，把我帶來了這個地方。現在我感到餓極了，由於我得要吃，因為我不想要死，放他走，再去找過抓摸不定的東西是很愚蠢的。

”

“毫無疑問，”魯克說道，“不過當字眼是那樣的令人生厭，耳朵就得要健康；而我的耳朵，就我自己所知，是非常好的。底西我的朋友啊，你的一些字眼在我聽來，却不是那麼的健康。”

“是哪一些字？”鱷魚問道。

“就是你說的，這個孩子老遠地把你捲在蓆子里帶來這兒，我不能相信這些話。”

“不管怎樣，這却是真的。”戈聶回答道。

“你就像你的全體同類一樣，是個騙子。”

兔子這樣說道。

“他所說的都是真的。”鱷魚給予証實。

“我根本不能相信這些話，除非我自己親眼看到，”魯克滿懷不信的樣子，說道，“你們兩人都出水來。”

于是小孩和鱷魚都從江里走出來。

“你說你把這條大鱷魚捲在蓆子抱來這兒？你怎樣做的？”

“我把它捲在里頭，然後細起來。”

“那麼，讓我看看你怎麼做的。”

底西就躺在蓆子上，小孩把他捲起來。

“而你說你把細起來？”

“是的。”

“細起來讓我看看。”

小孩把蓆子緊緊地細起來。

“而你說你把它頂在頭上？”

“是的，我把它頂在頭上走來的。”

“那麼，把它頂在頭上，讓我看看。”

當小孩把蓆子和鱷魚一氣拿起來頂在頭上的時候，兔子魯克問道：

“戈聶，家里幹鐵匠這行的嗎？”

“不。”

“底西並不是你們的親人？它並不是同你們一個圖騰？”

“當然不是呀。”

“那麼把這包東西帶回家去。爸爸媽媽和所有的親戚都會感謝你，因為這樣就可以嚐到鱷魚肉的味道了。這就是對付這種傢伙的正當方法。”

邯鄲學步

·金石聲·

「莊子·秋水」上說：戰國時燕國有一個青年到趙國的首都邯鄲（在河北省）去，看到趙國人走路姿勢很美，就跟着學起來，結果不但沒學好，連自己原來的走法也忘掉了。後來就產生了「邯鄲學步」這一句成語，比喻摹仿別人不到家，連自己原有的本領也丟掉了。指學習要認真體會，掌握精神實質。

如果老是有樣學樣地或依樣畫葫蘆地學別人的東西，永遠是不得要領的。同時一知半解地或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學習別人的東西，也是不行的，縱使學到一點兒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或者極其有限的黔驢之技，充其量也只不過是銀樣蠟槍頭，外表好看，實際上不中用。

對於別人的東西，特別是對於別人的經驗要認真吸取其精華，不能邯鄲學步地表面學習。

我們學習東西，不論是學習文化、技術也好，學習做人也好，不論是在學校裡學習也好，是在工作崗位上學習也好，不僅要認真體會，融會貫通，達到全面了解，更重要的是要透徹掌握精神實質，

吸收人家的精華，作為自己的血液。

學習別人的東西時，要大胆思考，大膽創造。

學	習
小	記

馬來新文學發展的道路

文西·鴨都拉以後的印尼新文學概述(五)

◁橡夫▷

(本文接第十七期)

點燃起火。
伙伴，伙伴
讓我們舉刀奔向光明的遠方。

這首詩是寫給「四五年代行列」的，詩中的「伙伴」指的是四五年代行列的作家。看詩人的熱情與氣魄，真要把黑暗吞噬而後快了！

在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時代裡，人民最大的願望就是把殖民主義趕走，把深受殖民主義蹂躪與壓迫的祖國解放出來。詩人，作為時代的號手當然日夜渴望獨立的到來。我們且看他如何頌讚印尼著名的抗荷英雄帝波哥羅(1785—1855)，以表達他對這位英雄的景仰和獨立戰爭的歌頌：

在這建設的時代里
你(指帝波哥羅)又復活了。
驚駭的死灰燃起了火。
你站在最前線
即使敵人多一百倍，你也不畏懼。
右手一把劍，左手一柄匕首。
不死的精神洋溢着心窩。

.....
進攻！
衝鋒！
撞擊！

詩人不僅渴望着獨立的降臨，頌讚偉大的爭取民族獨立的反殖英雄，對那些獻身於反殖革命事業的無名英雄，也熱烈地歌頌。在「守夜的戰士」一詩中，他是如此刻劃守夜戰士們的形象與靈魂。

時光在飛逝，但我不預卜它的命運。
活力充沛的青年，堅強不屈的老人，都具有敏銳的目光。
夢想着獨立，永恆的星星
它似乎在我身邊，當你守着那死寂的大地。

我愛那勇敢地生活的人們
我愛那面對黑夜作鬥爭的人們
那沒有塵埃而充滿着溫馨的夢的夜啊.....

時間在飛逝，我不知時間的命運。

然而黑暗的社會在壓抑着他們的熱情，生活更是無情地打擊他，再加上尼采及荷蘭作家馬爾斯曼(H·MARSMAN)、斯勞爾柯夫(SLAU ERHOF)的影響，他的內心經常陷於矛盾痛苦的深淵里。這種心靈深處的矛盾不斷折磨着詩人，使他有一個時期變得消極起來，而向上帝發出呼喊。在「禱告」詩里他寫道：

我的上帝，
在悲思中，

我仍然呼喚着你的名字。
雖然困難異常，
一想起你，我渾身都是力量。
你的光芒火熱而純潔，
却只在暗淡寂寞中留下稍微的燭光

.....
我流浪在異鄉。
我的上帝。
我將輕敲你的門，
我不能回頭。

由於凱里爾寫作多從個人出發，他的思想又常陷於矛盾的深淵里，在創作時他有時竟放棄了對客觀事物的描寫，轉而用含糊不定的詞句來默啓印象，因此他有一部份的詩顯得艱深難解。在給「聖人」一詩里他這樣地描寫虔誠犧牲的「那史拉」(NASERA一教名)教徒：

聖人——給虔誠的那史拉教徒

那是身軀在流血
在流血
在流血

倒下
挫折

我激動地問道：我錯？

我發現我的身體在流血
於是在血跡斑斑中照鏡子
眼前突然一亮
我頓時改變了形狀

敷了傷口

我興奮
那是身軀
在流血
在流血

凱里爾不修邊幅，生活放蕩不拘，做起事來又常半途溜掉，因此有人評擊他。由於工作過度，又不大照顧身體健康，他患上了肺病，不久又患上了傷寒症和急性腸炎。一九四八年四月廿八日，他僅以廿七歲的大好年華不幸撒手塵寰，留下了「我是隻任性的野獸」的倔強呼聲，向黑暗的社會發出頑強的挑戰！

他逝世之後，出版家將他的遺作收集出版。他的遺作計有：

(一) 狂風混雜着塵埃(DERU CHAM POR DEBU)

(二) 銳利的沙礫與被損害和絕望的

(KERIKIE TAJAM BAN YANG TERAMPAS DAN YANG Y ANGPUTUS) (待續)

僑

敢

字當頭的斗爭

記星島「馬來西亞染印製衣廠」工潮

前言

當權者為推行臭名遠揚的“新興工業計劃”，為扶植腐朽資本集團利益，以“新興工業法令”保護，殘酷地迫害工友，限制我們工友，不可和腐朽資本集團有糾紛，不可參加自己組織，不可……

腐朽資本集團豺狼們，有了法律保護，一切慘無人道的迫害，便落在我們身上，掠奪我們的血汗，欺凌鎮壓，開除威脅，還要連我們骨頭也要嚼喫盡。

我們忍無可忍，再也不管幾條法律，加入自己組織，團結在保姆下，英勇站了起來，堅決捍衛自己的權利。

（一）我們已團結起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誰把廠大門緊緊關了起來？貼上一張所謂“通告”：茲因本廠接不到新的貨單，又缺乏原料……只好暫時停廠，……誰把所定的貨單全部勾消；誰把原料搬運一空；誰逼着我們到廠外；誰，又是誰；事無通知，便集體解僱呢？

告訴你——豺狼們，不顧我們再三和平呼呀，而要收工大吉，關起廠門來，這就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告訴你——豺狼們，我們已心連心，團結起來。今天（十一月十九日），限你——豺狼們，于二十四小時收回成命，否則，將負起一切嚴重的后果。

告訴你——豺狼們，我們被壓迫的一群，已經握緊鐵拳，高高的舉起，向你——豺狼們抗議，罷工。

我們要控訴，吃人的豺狼們吸盡我們的血，連我們骨頭也要喫掉。

我們要大聲申訴，我們（車衣部）新進女工，一開始就做“自己工”，首星期每天底薪才五毛錢，第二星期每天底薪增到一元，第三星期每天底薪增至一元半，除了其少數難“車”部份，才得二元的底薪。

每打工價低到幾分錢，新工手脚生疏，車不到超過底薪，以後熟了，又拼命加工地車，有時車到超過底薪，但豺狼們並不樂意照給，却要扣除其他日車不到底薪，縱使車超過底薪也等于零。

打個比方說，前天車一元（底薪一元半），昨天車一元半（剛合底薪），今天車二元（超過底薪

五毛錢），三天加起來實得應五元。

但豺狼並不這樣照給，扣除了前天車不足底薪，只給四元半，這是明目張胆吃五角錢。

除了這樣“明吃”外還有“暗吃”，欺騙我們不識字，車自己工拿來亂“記”外，結賬時還“偷吃”，如我們不去力爭，就白白地給吞掉。

除了這些“明吃”“暗吞”外看到我們某部份車較快，又要割工價，割了工價再割工價。

我們拚命去幹，縱使我們加倍趕工，還是很難車到超過底薪。我們天天在挨“餓”中工作，工作中受氣受罵！還要受開除威脅迫害。

……………

我們女什工部，工作八小時，才得日薪一元六角，一元六角，扣除車費喝水外，那還有飯錢呢？工作樣樣都做，車一點差，罵到我們扁，罵到我們爛，吃人豺狼的心比蛇蝎還要毒。我們男什工部，工作足八小時，工何輕重都做，做到手都麻痺，腳也軟了，而得來的，只是血汗滲淚水僅僅二元半的日薪，如何負擔我們的生活？

（二）在戰鬥生活線上

十一月二十日中午，號角响了，揚起“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喊起“團結萬歲團結萬歲”的口號。升起我們戰旗，拿起我們的武器——罷工。

我們誓言：堅持到底，直到勝利。

藐視我們的保姆，就是和工友為敵，強權暴力底下不低頭，真理正義面前挺起胸，我們是被迫罷工，以抗議無理宣佈停廠。

工友們：堅持就是勝利，低頭就是失敗。工友們：我們不但要斗垮豺狼，還要燒毀紙老虎。

（三）戰鬥的生活

在戰鬥的日子里，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給與精神物質的支援，表現了崇高的工農階級友愛，表現着“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精神。

在戰鬥生活線上，我們有歡樂的一頁，還有豐富的學習，裁剪、縫紉、讀報、文化班、手工、歌唱……。

戰鬥的生活，喚引我們前進。在節日聯樂晚會上，我們引吭高歌，我們壯言豪語；我們團結戰鬥，要在斗爭中鍛鍊得更堅強。

我們堅決戰鬥，站穩腳步，挺起胸膛，毅然地說，你們走狗卡有，奈何不了我們的正義斗爭。

(四) 斗爭才是出路

六六年四月廿二日星期五早上，殷紅的太陽普照大地。

.....

突然，烏雲緊密，飛砂走石，狂風暴雨來了。

九點多，一輛輛巡邏車，滿載着卡有阻碍這一帶地區；一群群走狗也爬進來，整整有兩百多條在狂吠，而在場工友只有二十多位。

上午十時多，強盜破毀工廠後門，開進幾輛大曬哩車，走狗和卡有也湧進，守在門口，我們被阻擋在門外的馬路行人道上。狗輩影機鏡頭，對准我們攝取。

.....

豺狼又再次勾結狗輩，再度要破壞與瓦解我們工潮。

十一點半，第一批搬縫衣針車的曬哩車，高高疊起一架架針車，運載出來，在場卡有們，一聲命令，立即排在兩旁，車徐徐駛出來，到我們面前時，我們立即沖出。

我們要向曬哩司機勸說，我們在罷工，我們要阻止一切運載廠內機器，就在我們一沖上剎那間，卡有們猛向我們撲來，我們就在掙扎，我們不斷地甩丟掉卡有的帽子，以使我們更好沖向前去，就在這一剎那間，一群瘋狗湧上來，不分青紅皂白，猛向我們身上擊來，拳擊、腳踢、揪髮、扭手、脖頸、毆打.....

當場抓了我們八位工友。第二批又在下午一點半出動了，把廠內機器搬運一空，我們又再次和卡有及走狗展開堅決英勇的斗爭，狠狠地教訓了他們一頓。

豺狼勾結狗輩，看見可恥的目的達到了，便馬上滾出這裡。我們又集合在一起，浩浩蕩蕩前去關懷我們八位無辜工友。

這八位工友是無辜的，他們被捉到「地獄」裡去，關了起來，他們要求茶飯，因早上至現在未進粒飯。但是，這些「籠兒」却不理，扭毆傷他們。

於是，他們便揮拳擊，猛擊桌子，雖驚動這些「籠兒」，“却要他們忍氣吞聲受點委屈.....要不然關到連晚飯不給.....”。他們才不上“籠兒”詭計的當，他們再用鞋子敲桌椅，還是不行，聲音不夠响，最后他們想到拿起椅子猛擊桌子，乒乒乓乓，一聲聲震動起來，震動「籠兒」的美夢，然後才允許供給一餐午飯。斗爭才是出路，斗爭才是生存。

署外一大群工友，高喊口號：“立即無條件釋放”，引吭高歌：“下定決心.....”

高牆厚壁擋住了我們身體，但是共同思想的理想，共同的斗爭目標，使我們團結在一起，斗爭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晚上九點後，他們保釋出來。正當我們一大群人離開狗寮時，所謂“義勇軍”却趁火打劫，用下流言語侮辱女工友。一股斗爭熱流便猛沖進去，瘋獸們明知理虧，甘心道歉。我們回到戰鬥場，立即召開工友抗議大會，嚴厲譴責豺狼勾結狗輩血腥暴行，企圖破壞及瓦解工潮。

豺狼動用狗輩搬廠內機器，以為我們會結束斗爭，然後又可把機器運回來，重開工廠。我們早已

識破他們這種骯髒企圖。我們更堅定誓言：英勇斗爭下去，一定要給予豺狼慘重的打擊。

第二天我們昇起一條黑底白字布條及許多戰鬥紙牌，嚴厲譴責當權者動用軍警進行血腥毆打在場手無寸鐵的和平罷工工友；強烈抗議廠方勾結狗輩搬運廠內機器破壞工潮。

第三天中午，來了一群哈巴狗，把布條撕下。

當天傍晚又出現新布條，且放在河中央隨波飄浮。引來群眾圍觀如堵，一群瘋獸狗輩看了“搖搖頭”幾隻落水狗偷偷想竊取新布條，我們高喊；“落水狗敢下，就得吃石頭.....”結果落水狗聽後退在一邊。

晚上九點多，來了一群卡有及哈巴狗，“限定五分鐘取上來”，“取上來？哼！你們敢”我們堅決地反擊。

十一點後，來了好多輛狗車，又來了“紅黑車”包圍這一帶，進一步又發獸性，大咬在場觀眾。豺狼狗輩“跳河，跳河.....”這一群瘋狗竟發瘋狗症。迫向我們，我們勇猛回擊，“立即滾出來！”我們發出最強烈抗議。

狗聲四起，瘋狗就想發作，“.....”。工友們搬出椅子，坐下來，唱起歌來：“.....天下怪事樣樣有喲.....狗，狗.....”我們對峙一段時間，瘋狗才慢慢滾了，這時已是凌晨了。

(五) 你不打，他就不倒

勝利結束前夕，召開全體工友大會。在大會上，我們堅決誓言：堅決投入火熱階級斗爭，在前進道路上絕不停留。

那群瘋狗又是氣凶凶來凌人了。又是想威脅利誘好“吃人”，我們已經血的教訓，懂了瘋狗“你不打，他就不倒”的。我們已經不是軟弱了，何況我們已經有思想武裝起來，是不管任何艱險場合，絕不被幾根警棍，幾隻喪犬，幾條法律所能屈服或嚇倒的。

我們堅決回敬瘋狗，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打！”一聲巨响，四面回聲；“打、打、打”，吓得這群喪家犬狼狽而逃。

我們的斗爭給與資方慘重損失，致使資方投資數拾萬元剩不到幾萬元，把廠內機器（針車）搬掉又拍賣；又限制這間廠今后三年內不得重開製衣廠。.....

我們斗爭結果，喚醒了新興工業工友，指出了一條正確道路：要擺脫層層迫害，只有團結起來，昂首挺胸勇猛向萬惡新興工業展開堅決斗爭！

我們勝利是不易得來的，是面對警察、特務及種種野蠻暴力威脅利誘，突破艱險困難，最後勝利還是我們的。

(六) 走向更廣闊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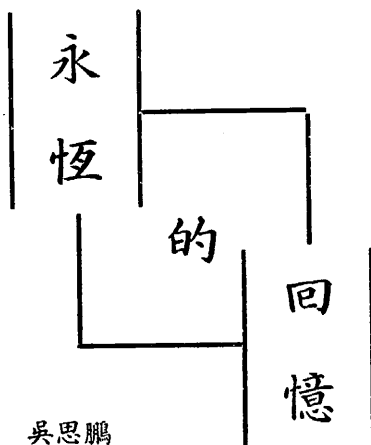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共三百零九天的長期堅決斗爭，罷工勝利。在高喊：“工人團結勝利萬歲”聲浪中及鞭炮爆炸聲中，我們依偎戰鬥在一起的一群與熟習的土地擺手告別，走到更廣闊的土地上，投身于更劇烈的階級斗爭。

(七) 從勝利走向勝利

十月八九日(星期六日)

斗爭教育了我們，真正力量是我們，唯有階級友愛，仇恨階級迫害，使我們團結戰鬥勝利在一起



吳思鵬

的祖國而奔馳於森林裡。

幾萬個兄弟將鮮血灑在祖國的土地上，多少的勇士將頭顱充與作戰的賭注。

慷慨犧牲，為的是祖國的自由和明天，壯烈成仁，為的是祖國千萬的人民。

(二)

三年又八個月的地獄生活，終於像一陣狂風般迅速吹過；高傲的敵人也舉起雙手投降，多難的祖國也獲得了渴望中的天亮。

(三)

曙光已開始撫摸原野上的牛羊，一群群的抗戰勇士也背起了槍桿，告別了黑壓壓的森林，這個老家，向着有光明和歡呼的地方出發。

爬過了數不清的高山峻嶺，走完多少遠的羊腸小道，涉過了數不清的清澈山溪，踏碎多少的斷殘木橋，經過了數不清的田莊，終於，眼前一亮，看到了祖國紅白旗在微風中飄揚。

(四)

兄弟們瞧着那血紅乳白的旗幟，連忙解掉背上的連串子彈，扔棄了手裡的老爺槍；豆大的熱淚溢濕了整個面龐一齊跪在地上狂吻着發香的泥土。

想起最後的勝利的屬於我們，心田裡充滿着驕傲、希望、興奮；瞧着千萬同胞的笑臉，彷彿在他們身上看到未來的光明；大夥兒都有一個共同的感想：「苦難的祖國已獲得了渴望中的天亮」

(五)

誰知三年之後，兄弟們失去了一個又一個，有的被毒斃，有的被暗殺，有的被驅逐，有的甘願被奴化，剩下的幾個硬骨頭只有暗中向正義致敬。只有失去了左手的我，只有失去了右眼的你！敢冒着隨時失去性命的危險，將真理拿出來發揮，暴露仇

(一)

數不盡的好幾個已逝去的日子，我倆是忠于國家民族的愛國兒女。在那艱難淒慘的一千多個日子，我倆握着槍桿，帶着連串笨重的子彈，我倆帶着乾糧，披着破舊污穢的武裝，為受凌辱

敵的那些醜惡的鬼臉。

(六)

多麼不幸啊！一個風高深黑的深夜裡，一顆手榴彈索去了你年青的性命。

當你的身體躺在我胸膛，你的雙手還緊握着那一枝殺敵的衝鋒槍，軀體流盡了鮮熱的紅血，你躺在我胸膛停止了呼吸。

多麼難忘的時刻喲，黑暗強蠻統治着整個宇宙。我欲呼無聲，要哭無淚，嘴也像被子彈塞住。我失魂地地抱着你剛停止呼吸的軀體沉痛地慢慢走向海濱去。

海水依舊是平常的色彩，波浪也像往日那樣輕微的滾動，蕩河根本不敢為你的犧牲而咆哮，金山峯的仙女想來也依舊在歡笑

(七)

我踏上一隻友伴捕魚的小艇，開足了馬力，向馬六甲海峽出發。我聽不到朋友叫我停止的呼聲，那時，我心裡只有一個願望：“誓要將我的戰友海葬。”不讓豺狼找到你英勇的靈魂，更不願目睹你在陰間遇到那群當仇敵爪牙狗腿的叛徒。

在那無邊無際的清海中，我將你送抵夢中的海龍水晶宮。

在風浪中我沉思了整整一天，我憤怒捏緊拳頭對高空起誓：要掀起伸張正義的波浪要讓陽光普照祖國每一個角落，一直……一直到我能陪你在了一起。

(八)

我一回抵那蒼翠的海岸上，酒肉朋友責備我太無情，使我沒有機會在你墳墓獻上一束鮮花，你那保守的父母罵得更難聽，哭喊着我是沒有人性的禽獸啊！我不理睬他們無理的辱罵，甚至他倆老罵到力竭聲嘶，朋友們先後跟我絕交，我仰首坦然豪笑，我老早預料到，他們跟仇敵根本是一丘之貉。

(九)

數不清的歲月已經消逝，算不完的敵人也一個個要剷除，勢力依舊龐大的仇敵集團，終於向我提出了一個選擇：“停止燃燒舊日仇恨的火焰，否則獲得的結局是被驅逐出境。”

為了還有許多的理想果樹尚未栽種，為了很多很多的血債未索取，我決定暫時收起殺敵的槍桿子；但並不意味仇敵能獲得幻想的平靜，家仇國恨，我豈能安眠在夢鄉？總有這麼的一日——難忘的時刻——我會將所有的血債一律索清。

批判李蒼的歸

李蒼是什麼東西，我們是心裡有數的；他的所謂“現代派”頹廢文藝是為誰服務，我們也是心裡有數的。

李蒼的散文和詩，在各種報紙副刊和刊物上是常常見到的。從他的散文，我們已經一再看出李蒼的思想的頹廢，向下，消極，墮落，是毒害新青年的思想的毒藥，他的“詩”因文字晦澀難懂，故而很難從他的“詩”看出他的頹廢思想；此次替李蒼“服務”的雁梅“試”釋了李蒼的「歸」，弄巧反拙，暴露了李蒼的思想的頹廢，墮落，向下，消極，更暴露出他那想欺騙，毒害讀者的醜惡面目來。

李蒼的「歸」是這樣的：

我反抗，所以我存在——卡繆
半小時給三閭大夫祭酒了
這樣彈落了身上的塵
這樣的太陽，我們又惦記起那個
步出醫院的白衣病人，那宇天
總引不了一朵向葵抬起頭來
第幾次看浪花凋去，第幾次
愕視火焚火滅，第幾次
像元霄節過後的少男少女的懺悔
在趨向教堂的小徑上失落了
默然低頭，有一群亂石
為一滴鮫人的淚爭吵
不見落霞幻化，看朵朵浪花
爭艷，虹在幻，鬱云在凝
舟沉舟浮，陣陣狂飈猶伏在
每一聲飛越千巒萬水的登音
半小時是給三閭大夫祭酒
當我們轟然回頭，我們尤看見
那群貝殼，在浪花叢中掙扎
呻吟聲中，有幾塊亂石
已隨着鮫人的淚溶。

李蒼在“一段相當短促的時間裡，遙祭愛國詩人屈原”，受了屈原的感染，自身的“庸俗”，“平凡”也蕩然無存，一股“超脫”的氣概油然而生”李蒼的“風度”也增善了。但是，這對新社會，新青年是否有任何貢獻呢？是否有任何益處呢？

李蒼看到這一個“畸形的社會”，內心是悲哀和苦悶（？）的；從這裡，自命詩人的李蒼想到“黑暗的社會”，這“令人失望的社會”，多少人發出“悲哀和苦痛”的吶喊，可是，李蒼感嘆了一陣，又是提出任何積極和具體的建議嗎？李蒼為什麼抹煞了那些英勇堅強地與舊社會，舊生活奮鬥的人

呢？李蒼為什麼又不能“抬起頭來”面對現實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無疑的是“亂石”（指列強）在為“一滴鮫人的淚（指一些個人的利益）爭吵”，但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的話，將不會是為了“鮫人的淚”而已，其間還有着階級之間的鬥爭，主義與主義（指政治上的）之間的戰爭，其他還有很多因素，李蒼只見到片面的，不完全一部份，居然也想“悲天憫人”起來，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是錯誤的。

李蒼接着是感到那人事滄桑，及正消邪長；“在茫茫的人海中浮沉，現實是這麼的殘酷，世態是這麼的冰冷，多少阻難，吞噬了無數邁進的人們。”李蒼為什麼又抹煞了這些邁進的人給後人作的開路工作？李蒼為什麼不提起那些意志堅定地頑抗那“狂飈”的人？這是存何居心？

接着，李蒼又“可憐起那些在水火中受難的人民，他們遭受一切災禍，痛苦、死亡、他們在苦難中掙扎，禱告，膜拜，祈望有和平和幸福的到來”。

終於，李蒼夢中的大團圓來了：“呻吟聲中，有幾塊亂石已隨着鮫人的淚溶去。”原來“貝殼”（指人民）只要呻吟呻吟，向萬能的上帝老子祈禱祈禱，膜拜，“亂石”就會溶去，這真是太好了，而李蒼的醜惡嘴臉又暴露出來了。

要知道，舊社會的毒蛇猛獸，盤踞在這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做為一個新青年，我們應該挑起掃蕩毒蛇猛獸的重担，否則牠們是不會倒塌的。李蒼的傳播宗教的灰色的思想毒素，是何居心？

鄭板橋的“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雖然一派悲天憫人的樣子，知道的人却斥為虛偽的情感，廉價的慈悲，李蒼雖也是感嘆呀感嘆呀，到底還是彈着鄭板橋的老調而已。李蒼是比鄭板橋更為虛偽的，李蒼事實上是一隻掛着念珠的老虎，披着羊皮的狼，明裡是悲天憫人，暗地裡却幹着敗壞讀者的心靈的勾當。

對於李蒼及其他所有“所謂現代派”頹廢文藝的迷信者，我們有一個忠告：你們毒害青年的心靈已經太多了，你們必須認錯改過，放棄你們的毒藥“所謂現代派”頹廢文藝，否則我們將依照魯迅先生的指示：「要他屈服，要不然，就消滅他。」對你們絕不容情。

按：讀者們可參考一九六七年三月卅日南洋商報北馬增版綠園副刊，雁梅寫的「試釋李蒼的（歸）」

「爸爸為什麼不回來」

編者按語

本刊在第十五期發表了唐林的詩“爸爸為什麼不回來”后，曾收到一些讀者們的來信，談及了該詩的偏差問題，可是都只是提出了問題而沒有作較有系統的論述。為此，編輯部在第十七期讀者，作者，編者一文中提出了我們粗淺的看法，即“這首詩的作者通過阿末爸爸被抽去沙巴當砲灰的故事，既揶揄了抽丁制度的荒唐不經，又同情了人民的不幸遭遇。”我們也認為，“這首詩是有其思想上的偏差，這主要表現在思想的深度的不夠”，同時“希望讀者們，作者們對它展開廣泛而熱烈的討論。”本刊本期刊登了重遠，百代、史海的三篇有關的評論性文章，作了較有系統的評述，對該詩不區分大是大非，立場不明作了批判。史海則提及詩的“大眾化”，即淺而易懂的問題。

唐林的詩作「爸爸為什麼不回來」，刊載於「浪花」第十五期上。這一期（第十七期）編者提出一些意見，希望文友們討論。到底「爸爸為什麼不回來」是一首好詩抑或是歪詩呢？這是值得我們來談一談的。

批評或批判一篇文藝作品的好與壞，是應該以下列兩個標準來衡量的：一是思想內容的標準，二是藝術標準；而這兩種之間的關係，則思想內容的標準佔第一位，藝術標準佔第二位。因此我們也應該以這兩種標準來批評「爸爸為什麼不回來」

首先應該談談作品的思想內容。「爸爸為什麼不回來」一詩是描述一個作為壓迫階級的國家機器的士兵（阿末的爸爸），到沙巴去「剿匪」，用詩作者的詩句是「遠征」。為何要跨海去「東征」呢？因為沙巴有「兇狠」的敵人。在「征伐」告一個段落之後，有的兵士回來了，如「胡申的哥哥」「花蒂瑪的爸爸」，但詩中的主角阿末的爸爸卻沒有回來，因為他埋骨「在那森林鬱鬱的沙巴」，遺下了妻子和孩子，整日「傷心痛哭」。我們的詩作者唐林便抓着這個小人物「悲慘」遭遇的表面現象，寫下了「爸爸為什麼不回來」這一篇。

必須嚴正指出：沙巴問題以及所謂「沙巴之戰」之所以產生，是「大馬」被強行成立以後的事，伴隨而來的是抽壯丁拉夫，「遠征沙巴」之類。文藝工作者，當他擷取這類事件作為寫作題材的時候，他必須透過錯綜複雜的表面現象來觀察事物的本質，應有辨清大非大是之明，分清誰是敵，誰是友，他愛的是什麼，恨的是什麼。這都是文藝工作者必須首先搞得一清二楚的問題，是作者思想上的頭等任務，同時這也是藝術服務的對象和目的的問題。高爾基在其「藝術與工藝」一文上說得好：「藝術的目的，在於誇大好的東西，使它顯得更好一些；誇大有害於人類的東西，以致一見便會生厭，惹起要把生活里面被可憎亦復可憐的偏狹觀念所造成的卑鄙無恥的物象加以毀滅的一種衝動。藝術壓根兒便是一種擁護或反對的鬥爭；中立的藝術並不存在，因為人並不是一架照像機，他並不『固定』現實，而是加強，改變，或毀滅它。」可笑的是，「爸爸為什麼不回來」一詩，却是用照像式拍出的圖片。詩作者唐林扮成一副「中立」相，擺出「折中、公允、公正」之狀：不表示擁護或反對屠夫殺人的兇殘和反殖人民的正義鬥爭，彷彿孔子的仁慈，墨子的兼愛，佛家的慈悲那樣，盡力地去渲染一個壓迫階級的國家機器之死的淒淒切切。詩作者其目的何在？唐林一提到沙巴反殖戰士使用「兇狠」之類來誣蔑，與「老虎和鱷魚」之可怖同等齊觀。但對於這一個幫兇者——阿末的爸爸——的死，却寄予無限的同情，譽之為「人民的悲劇」！還有，對於殘存的疲兵——如詩中所說的「胡申的哥哥」「花蒂瑪的爸爸」當敘述他們的所謂「還鄉」時，作者用高興的字眼說：「回來啦」。試問一句：這些「還鄉」的「英雄」們，他們的雙手有沒有沾染了別人的鮮血？！唐林為何要代他們文飾至此呢？揭穿來說就是，丑化反殖戰士的英雄面貌「沙巴的敵人很兇狠」，美化醜惡的現實，企圖掩蓋和消除社會的主要矛盾的對立，這就是「爸爸為什麼不回來」的真醜實醜。這是一首歪詩，是徹頭徹尾的反現實主義的劣作，是向具有戰鬥傳統的詩壇豎起一竿黑旗，是鬼面上的雪花膏——而唐林的意圖也昭然若揭了。

「爸爸為什麼不回來」的藝術技巧又如何呢？這首詩雖然是仿民歌體寫成的，押了一些韻，如「溫暖」，「花和草」之類。然而，唐林的藝術手腕亦極平庸，如寫阿末的樣子便是「很可愛」，「天真又活潑」，阿末的母親一悲哀便是「傷心痛哭」，「流淚」，這些字彙都是現成的，呆板的，概念化的，這樣的詩作，其內容既乏於形象化，讀過之後實在無法使人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倘有人問唐林：阿末「可愛」「天真又活潑」的樣子是

怎麼樣？阿末的母親悲哀到何種程度？我相信這是經不起一問的。從這點便可以看出：反現實主義者對待藝術創作的問題是何等草率，何等不負責任的呵！

然而，民歌體的詩歌，其內容是多姿多采的，主題是現實的，健康的；其節奏是明快的，高朗的，昂揚的。就因為有人稱「爸爸為什麼不回來」是民歌體的詩歌，所以我想抄錄一首袁水拍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題作「一隻貓」的詩：

「軍閥時代的水龍、刀，
還政於民：响連砲。
鎮壓學生毒辣狠，
看見洋人一隻貓：
妙鳴妙鳴，要要要！」

一九四五年代的舊中國的境遇，與當前馬來亞的現狀有類似的。袁水拍的詩和唐林的詩比較一下，聰明的讀者自然會明明白白的。

我要再三強調地指出：「爸爸為什麼不回來」是一首徹頭徹尾的反現實主義的劣作，而這種毒草，是應該給予無情的批判的！

我們要大衆化的詩歌

——兼評『爸爸為什麼不回來』

—史海—

華豐在「論藝術的階級性」（浪花15期）一文中指出：「藝術是要認識現代的生活，加以表現和批評，而指示一條改造社會的新途徑，以啓發未來。」這種論點是應該肯定下來的。既然藝術作品要指示一條改造社會的新途徑，那麼它應該是喚起人民群眾的醒覺的號角。因為人民，唯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作品要能有喚起人民的作用，其起碼的條件是要大衆化，不能是深奧難懂的作品；不然，其作用是很微小的。甚至是沒有的。正因為這樣，不但小說，散文、雜文、小品文等等的作品要儘量的易懂易讀（當然有者因受客觀限制，未能十分做到），自然作為文學藝術之一的詩歌，也不能離開這個要求。因此，我不能同意編者在浪花十七期中提出的論點：「第一次讀不懂，再三讀之。欣賞藝術作品是一種本領，這種本領是要由學習和訓練才能獲得的。若再不懂，那不是詩本身有缺點便是你的知識尚感不足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要強調藝術作品的難懂奧妙，而需要讀上三遍，如讀不懂，便可能還是讀者知識不足。編者更還說欣賞藝術是一種本領。

這樣的論調，聽起來亦無不是，但詳細剖拆之，則發覺其論點在宣揚詩之難懂，非普通人所能了解。由於這樣，編者又再說：「對於一般高興學詩的青年朋友們，我們並不鼓勵他們去寫詩」。

以這種態度對待文學作品，可以說是有毛病的。假如我們承認文學作品是應該為人民大衆服務的，那麼我們就不應故弄玄虛，不應該把藝術品當作是欣賞的玩具，它應成為打擊一切的黑暗與腐朽的

勢力的武器和教育群眾的工具。因此我們要的是大衆化的文學，使人一讀就懂就深受感染的有力文學

「浪花」至今可以說是一本走人民路綫刊物，我們期望這本刊物能夠在「以服務人民」為宗旨的前提下，帶動人民，喚醒人民向不合理的不公平的社會作鬥爭。唯有這樣，藝術作品才能夠負起促進新興勢力發展的任務。

所以這就要求堅持藝術作品走人民大衆的道路，應該用人民群眾熟悉的語言去反映與批判現實，這樣才能為工農群眾接受。

光談理論，不夠具體。在這裡摘引李販魚的詩：“我永遠站在祖國土地上”。這首詩淺白易懂，而且回味無窮，這樣的詩歌才能有力的喚醒人民認識社會的面貌與本質。我們需要的正是這樣的詩歌作品。詩里寫道：

馬來亞是個好地方，
誰要想把她的容貌描繪，
就是把藍天當白紙，
也寫不完這美麗的詩章！

在這樣富饒的地方，
無數的人却像我一樣，
被貧窮百般戲弄，
被貧窮囚禁在祖國一邊！

我要問一間親愛的膠工，
為什麼他們的眼淚，
天天掛在臉上！

——是不是山中有吃人的豺狼？

我要問一問吉打的農民，
他們流血種出了稻米，
爲什麼還要餓着肚腸？
——是不是稻田里野鼠猖狂？

我要問一問錫米山的礦工，
他們開採了一山又一山的錫米，
爲什麼他們的臉上還有憂傷？
——是不是生活的地方沒有陽光？

我要知道，
爲什麼，
在祖國富饒的土地上，
還有人得不到溫暖和三餐！

我要知道，
爲什麼，
外國人的孩子都是又肥又胖，
而馬來亞的孩子都是臉瘦肌黃。

我要知道，
爲什麼啊，
我們的樹膠錫米要一船船運往外國，
不是送進自己的工廠？

當然，由於環境的限制，作者還是未能舒暢明瞭清楚的表達心中所要說的話。好像山中有吃人的豺狼等等的詞句，是在比喻黑暗勢力的盤踞存在，才致使人民生活這樣痛苦。作者接着道出：樹膠錫米要一船船運往外國，而不是進自己的工廠。通過三個有力的反問句更加明顯的突出了苦難生活的根源。像這類的詩，你能說它不好嗎？你能說它散文化嗎？不是，它是作者結合人民的生活情景，有血有淚的反映出來，其語言生動精煉而有力，會令人對罪惡的勢力引起憤恨，會令人對工農民的苦難表示同情與不平，從而達到啓發思想的目的。

不過，我們依然認爲，詩作者在要求作品達到語言的精鍊與思想感情精鍊的時刻，不要忘記詩歌不是讓人靜靜推敲沉思欣賞的，不要忘記寫詩不是爲了自己，而是讓大多數人看得懂，受到影響，更不要忘記詩歌是一種戰鬥的武器與號角。因此，我們要忌寫深奧晦澀與需要慢慢推敲的詩，一部良好作品，如果不能爲大多數人讀懂的話，這部作品終不能就是成功的。目前（尤其是在星島）已經產生不少大衆化的詩歌，我們當然希望「浪花月刊」能積極做到這一點。鼓勵工農群眾閱讀文學作品與創作，他們的語言也許用得不夠精鍊，但他們反映的是真實與血淚的生活情況，是可以寫出優秀的作品的。

編者在十七期「浪花」內要求讀者對唐林的「爸爸爲什麼不回來」一詩提出意見。我始終認爲，在創作一篇作品時，先要考慮其內容反映出來時會不會爲讀者接受，爲廣大的讀者了解；或者是使讀者讀了感到迷惑難解。假如屬於前者，這種創作是需要進行的；假如屬於后者，作者就要慎重的考慮了，以免弄巧反拙。浪花編者認爲這首詩在「詩本身有缺點抑或讀者的知識不足之間產生或多或少的

問題」。換言之，詩本身是有問題；但如是讀者不明瞭，就是讀者本身有問題了。

根據我的看法屬於前者較多，因爲作者的寫作動機純粹是以知識份子作爲對象，儘量表現知識份子所能接受的暗示語言。這樣的詩，在文化較低的讀者來說，是會感到疑惑的。好像：「媽媽曾經告訴他，爸爸遠征到沙巴；沙巴的森林沒有太陽，沙巴的敵人很兇狠。最兇就是老虎和鱷魚，牠們可是爸爸的敵人？媽媽不會說分明，阿末只好瞎猜疑……」。

首先讀者接觸到的是阿末爸爸去遠征打兇狠的敵人，接着在年紀小的阿末看來，他所知道的是老虎和鱷魚最兇惡。根本不懂敵人到底是什麼東西。作者的意思是要間接含蓄的告訴讀者，那里壓根兒沒有敵人。可是，作者應用了遠征，打兇狠敵人等字眼，却叫人或多或少猜疑敵人是有的，但不像鱷魚老虎那麼兇，那麼沒有人性。作者並說，那里是黑暗的地方，那里沒有太陽。正因爲這樣，使讀者猜疑的說，阿末的爸爸是去那里驅走黑暗，使沙巴的森林有太陽吧。如是，作品便「弄巧反拙」了，人們的印象中就會把阿末爸爸當成捍衛正義光明的力量。

編者有指出，這是描寫一場「沙巴之亂」，是外來統治者對沙巴的掠奪而引起的，撲滅「沙巴之亂」的戰爭，是不正義的戰爭，不符合老百姓的要求的。

阿末的爸爸就是去協助撲滅該地的正義戰爭，是不受人歡迎的。作者旨在暴露人民的被抽去打戰，而充當炮灰的悲劇。然而，再讀讀其詩：「胡申的哥哥回來啦，還有花蒂瑪的爸爸。爸爸爲什麼不回來，媽媽你爲什麼不說話。」我們於是看到了，去打戰的人，尤其是打不義戰爭的人，他的死並非迫成的，乃是偶然的，人家胡申哥哥及花蒂瑪爸爸都平安無恙歸來，只有阿末爸爸命最苦，在那兒斷送了命。

從這個悲劇，可以看出被抽去當炮灰者的悲劇下場，但看不出人民對不合理抽丁制度的悲憤。有的是一片淒涼的景象，叫人對阿末父親只產生憐憫，少有鼓起人民反對這不合理抽丁制度，更不必說到有直接表現出人民對不義戰爭的不滿與憤恨。

詩的內容是很實際的，可以成爲很好的寫作題材，但作者在處理這個題材時却不積極地使用新現實主義手法。他只集中在反映不幸家庭的悲劇，沒有指出一條正確的途徑，談不上有啓發人們的思想感情的地方。假如要說有的話，那就是給讀者對戰爭留下一個不良印象：它不但奪取人命，甚至破壞整個家庭快樂的氣氛。是的，「爸爸你爲什麼要去沙巴？爸爸你爲什麼不回家耕種。」作者沒有告訴我們爲什麼，作者單單告訴我們訓良的百姓沒有反抗的能力與不會反抗，不爲什麼。

寫這樣的題材就要能起着積極的作用。不但要描繪人民反抗的決心，而且要預見他們勝利的未來。

以上所說歸根結底，還是說詩歌要大衆化，要人一讀就懂二讀熟之，三讀而受感動。且還要鼓勵青年文學工作者大胆創作，從不會學到會，在錯誤中糾正自己。

國木田獨步與其妻子分離后，精神非常苦惱，寫下他著名的「女難」。這篇「女難」的主人翁——一個半瞎的中年人，作者處在安排他碰到女人時就遇到「女難」，不得不逃避，但其實這個主人翁根本沒有什麼「女難」，所謂「女難」，原是作者精神、思想在極度痛苦時的產物。瞭解這點，對於唐林的「爸爸為什麼不回來」，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在塑造阿末的爸爸這一角色時，曾經替他在後台打扮一番，然後才把他推到讀者面前，一個「英雄」式的人前往馬來半島以外，相隔千里去剿那比老虎和鱷魚還兇狠的沙巴「敵人」，像國木田獨步那樣，含含糊糊，無是無非

這種含含糊糊的立場，在一些詩韻的襯托下，作者要告訴我們些什麼？我們完全不懂，阿末的爸爸給誰驅使上沙巴，他背後策劃人又是誰？這些策劃人爲的是什麼？阿末死是值得嗎？值得同情嗎？他的立場又如何？沙巴的「敵人」是我們真正的敵人嗎？這一切一切，我們完全不懂，我們完全不懂。

奏起自己沒落的喪鐘

——評唐林的「爸爸為什麼不回來」

百代

作者唐林在他的詩最後這樣寫道：「季候風呼呼地吹掃，彷彿已彈奏着人民的悲劇。」據本人淺見，人民是有着悲痛的，但決不是「悲劇」，而是作者的「破絃琴叮叮咚咚地掄撥，奏起自己沒落的喪鐘。」

★ 編

餘 ★

★ 漫

筆 ★

在當前世界力量大分化，大改組，大動蕩的歷史條件下，在當前無產階級，各國被壓迫人民，各個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鬥爭的新條件和大好形勢下，在當前我國人民反對剝削制度，反對自己陣營裡一切軟弱無能的思想，亦即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大好形勢下，我們熱烈歡呼社會主義陣綫中央宣教委員會在七月二日主權“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中文藝的任務問題”文藝座談會，進一步地和更好地使文藝這一工具成爲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爲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

本刊極端關注我國文藝運動發展歷史上的這一重大事件，並熱烈祝賀大會成功舉行。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本刊未能應邀派出代表出席大會，亦未能及時向大會以書面形式提出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我們引以爲最大憾事。

根據社陣中宣發出的通知指出，本次文藝座談會內容所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全部議程分四次舉行完畢，座談會的詳細日期、時間和議程如下：（地點一概在社陣總部）

（一）日期：七月二日（星期日）下午一時半

議程：主席致詞，社陣主席李紹祖醫生致詞。

討論：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文藝爲誰服務。

（二）日期：七月六日（星期四）下午七時半

議程：討論：文藝工作，文藝工作者應走的道路。

（三）日期：七月九日（星期日）下午一時正

議程：討論：如何做好宣傳工作，對文藝界的建議。

（四）日期：七月九日（星期日）下午八時正

議程：文藝座談會總結報告。

我們希望在稍後的時間，全文刊載此次文藝座談會的總結報告，也希望讀者們針對上述所列的提綱熱烈提出討論。

我們認爲，我國文藝運動長期以來一直落後於政治發展的這個偏差現象應該迅速的，積極地予以糾正，要做到這點就要求我國廣大的有出息的文藝工作者關心政治，突出政治，政治掛帥，要活學活用正確的文藝觀點和創作方法，長時期地全心全意地投身到羣衆運動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寫人民的鬥爭和勝利的前景，做到真正的爲羣衆服務。

我們的文學是爲人民大眾的，在我國當前的歷史條件下，人民是指工人階級，作爲工人階級的最忠實同盟的農民者和革命的知識分子，文藝爲什麼人的問題是較易於解決的。我們認爲擺在有出息的、真正願意爲羣衆服務的文藝工作者面前的最大問題就是文藝工作者本身的思想改造問題，由於出身的階級，目前社會的腐朽思想影響，許多文藝工作者的頭腦還存在着許多剝削階級的髒東西和非無產階級思想，這一切壞東西必須清掃出去，這就要求廣大的有出息的文藝工作者努力學會與掌握正確的哲學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建立正確的世界和人生觀。必須反對作風不正的東西，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勞動，脫離羣衆等缺點。

修正主義思潮在當前歷史條件下起了很壞的影響，反映在文化、文學藝術上的形象性修正主義的壞影響更是巨大，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也需要對這些牛鬼蛇神給予有力的揭露和無情的批判，澈底地斗倒修正主義的文藝黑綫。

擺在我國文藝工作者面前的任務是艱巨的，道路是漫長的，文藝工作者要加強團結，堅持鬥爭，不屈不撓，共同爲革命實踐作好形象輿論的工作，使文藝真正成爲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馬六甲人和貿易公司

TEL: 5048

總行：72, Jonker Street, Malacca.

分行：32, Kee Ann Raod, Malacca.

批發零售一律歡迎	兼代理滑雪牌恤衫	工藝品以及玩具	日用百貨文教用具	海鷗牌衛生用品	本號專營各類中國貨
----------	----------	---------	----------	---------	-----------

星光公司鏡莊

Sing Kong Company.

號六一一牌門律保怡坡隆吉

116, JALAN IPOH, KUALA LUMPUR.

電話 TEL: 80558

律歡迎	美批發零售一	貨快捷工精物	鍍水銀大鏡起	面玻璃貨櫃電	色花片裝修門	種厚薄玻璃各	傢俬鏡採辦各	本號精製時款
-----	--------	--------	--------	--------	--------	--------	--------	--------

萬能電器無線電公司

VALOR ELECTRICAL & ELECTRONIC 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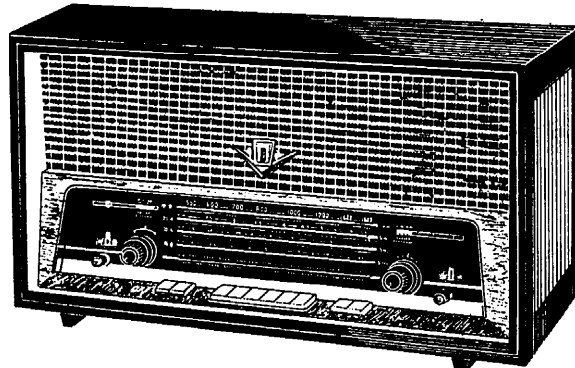
4, JALAN LANDAK,
OFF PASAR RD., K.L.

電話：28025

吉隆坡半山巴
惹蘭蘭達四號

◀ 總經銷中國收音機及電子零件 ▶

收音清晰



經濟美觀

凡持本廣告前來購買者
一律以批發價優待

◀ 各國電子零件之總匯 ▶

With the Best Compliments

of

堅 申 印 務 公 司

JENSON PRESS

Office

**ROOM 301, 2nd FLOOR, EAST ASIA BLDG.,
17, KLYNE STREET, KUALA LUMPUR.
TELEPHONE: 82639**

Factory

**No. 58, JALAN TERTAMA, 5th MILE OFF KLANG ROAD,
TAMAN LEE YAN LIAN, KUALA LUMPUR.**